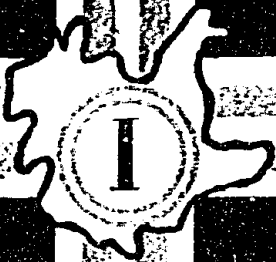


新雲南叢書

雲南護國簡史

● 白之瀚 著 ●



6
8
2

新雲南叢書總目一覽

甲 地方文史類

雲南護國簡史
 雲南文化史
 雲南開拓史
 雲南佛教史
 雲南學術史
 雲南文學史
 雲南外交史
 雲南革命史
 雲南金融史
 雲南新文化運動史
 雲南回教史
 雲南人物誌
 雲南風俗誌
 雲南邊疆文藝
 雲南民間故事
 雲南戲劇研究
 雲南界務問題
 滇南散記

乙 地方建設類

雲南農業建設
 雲南交通建設
 雲南經濟建設
 雲南水利問題
 雲南教育建設
 雲南國防建設
 雲南邊疆建設
 雲南衛生建設
 雲南菸草事業
 雲南合作事業
 雲南土地問題
 雲南財政問題
 雲南縣財政研究
 雲南地方自治
 雲南對外貿易
 雲南邊疆教育
 雲南鄉村教育
 雲南棉業問題

丙 科學技術類

雲南自然地理
 雲南經濟地理
 雲南氣象研究
 雲南地質研究
 雲南語言研究
 雲南瘧疾研究
 雲南藥物研究
 雲南民族研究
 雲南植物研究
 雲南農林誌
 雲南鑛產誌
 雲南木棉研究
 雲南茶業研究
 雲南動物研究



3 0649 3872 7

新雲南叢書第一種

雲南護國簡史

附載

耘子護國論叢
護國文獻錄要

耘子署檢



新雲南叢書序

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地有一地之文化。積地方而為國家，積時代而為千古。雖空間時間之不同，而當地得失之林，可以考見。故文化之興替，與國運之升降，大道之隆污，息息相關，有心人所引為己責，而思有以發揚光大之也。文化之涵義甚廣，其表見於社會，流傳於後世者，史乘而外，則有賴於專家之著述。顧著述不盡傳，亦不必傳，或耗於劫運，限於物力，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此搜羅編輯，刊行叢書所由踵起也。

雲南歷史悠久，文化早開，代有作人；惜因地處邊陲，故步自封，名山盛業，往往湮沒不彰。民國肇興，先哲陳小圃、趙樾村、李厚安、袁樹五諸先生，慨然有彰往知來之志，獲會澤唐公之倡導，搜輯舊作，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陸續刊行「雲南叢書」，擷前賢之精英，作後人之津逮，有功於文化事業，洵為不朽。抗戰軍興，雲南為後方

重鎮，學府林立，人材萃聚，文人學士，致力於學術者日衆；而資源豐富，經濟繁榮，在在又足以供科學研究之資料。文化之勃興，不可以道里計。今後建國完成，憲政開始，國家與地方，有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苟不汲汲焉致力於地方文化事業，以圖貢獻於國家社會，揆諸匹夫有責之義，不亦懵然而罔覺也歟！爰本此旨，於民國三十四年，得 主席龍公之資助，成立「新雲南叢書社」，延聘先達名流專家，編述文史經濟建設學術技藝之作品，分門別類，次第刊行，以供社會人士之研究參考。蓋「雲南叢書」旨在保存國粹，而「新雲南叢書」則在啟迪新知。一以存古，一以經世；雖殊途而同歸，抑並行而不悖。惟茲事體大，勉力以赴，何殊綆短汲深。所賴桑梓賢達，學術專家，出其餘緒，蒼爲叢刊，其有裨於地方國家文化之前途，寧有涯涘。

培天 忝側其間，不禁馨香禱祝之者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

賓川李培天謹序

新雲南叢書緣起

今者，抗戰業已勝利，建國正待展開。「建國之首要在民生」，建國之先驅則爲文化。蓋成就任何偉業，莫不先有理想，然後著爲言論，發爲文章，藉此文化之力，宣諸社會，始能逐漸推行，形成事實。類此先例，史不絕書。今欲完成建國，若無文化爲之助，其烏乎可！

整個文化事業，其主要部門，不外研究，著作，出版，閱覽等項。四者各有機構，分別施行，相輔相依，互爲因果。欲其效率宏大，必須密切配合，輾轉推進，今則分道揚鑣，各不相謀。研究著作，遠離社會，特立獨行，閉門造車。出版事業，則又過於商業化，選擇作品，每每唯利是圖，罔論精粗，腐蝕社會，在所不惜。用是精心結構之作，難於問世，只好「藏之名山」；率爾操觚之作，則又充斥市面，不勝縷數。讀者欲得津逮，何啻緣木求魚。爲今之計，亟宜轉移風氣，改弦更張；標本兼施，庶幾有當。治本之道，要在建立文化制度，俾與教育制度相爲表裏；務使各部文化業務，咸能向一目標，整齊步伐，協調進行。惟此理想高遠，行之有待。治標之道。要在整理舊作，獎掖新著，淘劣取優，嚴格出版，凡屬優良作品，咸本服務精神，貢獻社會，不計成本，不惜犧牲。如其不然，則雖利市三倍，亦當棄若敝屣。具體辦法，應以地方爲單位，由小而大，由近及遠，針對當地需要，擬列計劃，募籌鉅款，徵聘學者，編著叢書，分別緩急，依次刊佈；「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之行日久，成效自生。夫「知行合一」，古有明訓，知而不行，空言何益！吾人在滇言滇，坐言起行，請自滇始。

雲南當前之需要爲何？雲南歷史悠久，文化早開，先民著作，不讓中土。惜因僻處

邊陲，交通梗阻，雖有佳構，鮮爲人知。馴至妄自菲薄，蔚爲風氣，言念及此，良用慨然！爲提高滇人自信，發揚滇人優點，故地方文化，亟應表揚，此其一也。雲南資源豐富，沃野千里，今承勝利之後，國家經濟建設，必由開發雲南奠其基，爲協贊國家建設，地方建設，亟應促進。此其二也。雲南地處溫帶，而兼三帶之長，三帶生物，應有盡有，人文自然，變幻萬千，研究資料，取精用宏。建國成功之要素，首推科學；研究科學之勝地，莫如滇省。爲發展民族科學，故地方學術，亟應提倡。此其三也。基於上述方針，及三種需要，「新雲南叢書」乃應運而起。

爲配合上列需要，本叢書之宗旨，在乎表揚地方文化，促進地方建設，提倡地方學術，以達到促成建國之目的。語其內容，則分三類：一曰地方文史類，二曰地方建設類，三曰科學技術類。每類各十餘種，均已特約專家，分別主撰，依其脫稿先後，陸續付梓。

本叢書之發動，遠在民國三十二年。爾時抗戰緊張，國土日蹙，於是舉國上下，盛倡開發邊疆。雲南爲邊疆重鎮，故各地專家學者，紛來考察，中央當局，亦曾三令五申，發動當地學者，研究邊疆問題，以爲政府開發政策之借鏡。同人等爲適應當前需要，乃不揣冒昧，而有本叢書之發起，歷時數載，幸得本省先進賢達之主持，各位專家學者之鼎助，于上年十月，成立機構，積極進行。當茲出版伊始，適值和平統一，業已屆臨，民主憲政，實現可期。雙喜齊來，殊堪祝賀。諺云：「千里之行，始於跬步；百仞之山，始於撮土」。其事雖微，然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惟是同人等，才疏學淺，心餘力絀，差幸有成，掛漏難免。所望海內賢達，繼起倡導，匡補闕遺，俾竟全功。則不特同人之光，抑亦邦家之幸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蒙自侯曙蒼謹識

雲南護國簡史

目錄

新雲南叢書序

新雲南叢書緣起

第一章 雲南起義之歷史背景與地理因素……………(一)

第二章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二)

事前之準備——迭次之會議——一部軍隊之先遣——蔡李諸公之入滇——

獨立起義之宣布——軍府及軍隊之組編——川湘桂邊之攻戰及本省之防剿

——各省之響應

附表(一)：雲南軍都督府及護國軍編制將佐暨其省籍黨籍表

附表(二)：民國五年護國之役各省響應義舉概況表

第三章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更正……………(一八)

第四章 雲南起義對於國家之關係及其前途之展望……………(二六)

附載

耘齋護國論叢

- (一)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黨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二九)
- (二) 雲南起義史實正誤之餘……………(三七)
- (三) 護國領袖民主精神之實地表現與滇省當時民心之自然反映……………(四〇)
- (四) 護國史實淆誤之另一原因……………(四三)
- 【五】不值一辨之辨正……………(四五)
- (六) 護國重要文電之作者(護國史話一)……………(四七)
- (七) 邵陽決定出京之一夜(護國史話二)……………(四九)
- (八) 唐公冀賡傳畧(代各界擬)……………(五〇)
- (九) 請恢復雲南擁護共和紀念日呈行政院代電(代雲南省政府擬)……………(五四)
- (十)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第廿九屆首義紀念大會報告詞……………(五六)
- (十一) 護國初期文電各種紀載每多歧異之原因……………(五九)

附錄

護國重要文獻備考

- (一) 民國四年十月間上孫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滬接洽同志請示機宜書……………(六一)
- (二) 同時致陳英士先生密囑唐李晉謁請示機宜書……………(六一)
- (三)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歃血會盟之誓詞……………(六三)
- (四)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銜致袁世凱請其撤消帝制之滬電……………(六四)
- (五)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銜照錄前電通告全國請共同勸告之滬電……………(六六)
- (六)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告全國宣布獨立請同申義舉之有電……………(六七)
- (七)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雲南護國軍政府致各友邦之滬電……………(六九)
- (八)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聯銜傳布全國馳檄討袁之感電……………(七一)
- (九)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誓告全國申明護國宗旨書……………(七四)
- (十)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之檄文……………(七六)
- (十一) 民國五年五月八日宣布軍務院成立通告中外之庚電……………(八一)

目 錄

跋.....(八三)

(十三) 民國五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撤銷軍務院通告中外之寒電.....(八二)

雲南護國簡史

第一章 雲南起義之歷史背景與地理因素

社會學家說過：「文化是人類活動成績之總和」，那麼，革命便是促進文化之整個的活動。翻遍中外歷史，既然沒有不經挫折一蹴而成的革命，倘若沒有綜合眼光，而只截斷其過程中的一段來單獨說明，不僅是失却革命整個的意義，而且就連本段的真相，也會弄不清楚。明瞭這一層，才可以認識雲南起義的全貌。

自從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清朝末年，倡導革命，屢遭挫折之後，深覺雲南遠處邊隅，形勢險阻，中原勢力，鞭長莫及，是一個最好的革命根據地。乃派黨人入滇，密謀舉事，有名的河口之役（黃克強）騰越之役（楊振鴻），就是這種計畫最初的表見。從此革命思潮，震盪了全滇人心，革命潛力，遍佈於各級社會，故武昌發難，雲南響應為最先，且能出其餘力援黔援川，奠定西南，對於辛亥全國光復，裨益很大。孕育既久，日益繁滋，結果以赴義無畏的革命精神，配合了滇人固有的樸實勇敢，遂使雲南成爲一枝堅強豐富的革命力量。而當時清廷因緬越邊防和鎮壓革命的關係，在滇設置的陸軍第九鎮較之西南各省，特別完備；祇因民黨布置已占先着，于是革命種子，很容易地滲入了軍事方面，結果防範革黨的新軍，反成爲雲南歷次參與革命的强大軍事基礎。有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兵隊，又得領導人物，善于運用，然後成就後來護國，護法，抗日諸役的偉大事功。這都是歷史遞嬗薰陶的賜與，也就是 國父慘淡經營的賜與。

雲南起義之歷史背景與地理因素

辛亥光復，國父本悲天憫人之度，遜位于袁逆世凱，寧願犧牲政權，冀保新造元氣。不料「君子愈讓小人愈妄」，袁逆得位以後，便翻過臉來，壓用暴力摧殘民黨，無所不用其極。到了癸丑二次革命以後，公然解散國會，拘捕黨人，一面將各省文武大吏，完全換成他的心腹。會澤唐公繼堯始而督黔，繼調雲南，深念凶燄已熾，徒拚無益，不得不虛與委蛇，保留一粒種子，以爲將來復興之基。因此黨中同志和他黨反袁之人，才得以滇爲一棲息蔭庇之所，先後祕密來滇的絡繹不絕，袁逆迭次究詰，皆以游詞敷衍。所以後來義旗一舉，各種人才應有盡有，當時的情形，可稱爲各黨各派反袁大集合。而在外流離的同志，也因多得雲南暗中接濟，幸免溝壑。一方是天高皇帝遠，袁逆奈何不得；一方有滇越鐵道國際交通綫，易與外面互通聲氣。故無事之時可作黨人的逋逃藪，有事之時出兵疾進，可占先着，不致朝發難而夕受兵。這都是地理條件優勝的結果，也就是唐蔡諸公及諸同志和全體滇民，善于運用的結果。

有了上述歷史地理所備具的地利人和，只要時機（天時）一至，便可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所以到了袁逆稱帝陰謀暴露之時，全國既都被他劫持，于是這個第三次革命之再造共和的大任，便自然落到雲南的肩上了。

第二章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事前之準備 當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少有眼光之人，皆知袁逆必將叛國稱帝。及唐公繼堯由黔調滇，沈觀默察，愈感自身責任之重，而所處地位有如孤臣孽子，不得不以縝密方法積極準備。計自蒞滇至起義，約兩年間，其最重要之準備約有四端：（甲）儲才

：舉大事者首須人才，故內則調整本省人事，如被袁疾視之葉荃黃毓成趙復祥等；憤時閒居之羅佩金顧品珍等；在外散處之劉雲峯李雁賓呂志伊李曰垓李宗黃等；莫不庇護勉慰，先後起用。外則與各方同志密通聲息，派人邀約，如蔡錫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熊克武韓鳳樓但懋辛王伯羣諸公，亦皆久相默契，次第來滇。凡起義前後之軍事政治餉械，宣撫游說，聯絡等等，皆賴內外同人分任合作，乃收雲龍風虎集賢成事之效（乙）

（乙）整軍：時滇省陸軍只有兩師，一旦有事不足應付，故除將現有部隊，加以整頓訓練外，自行添編警衛兩團，以唐繼禹趙世銘分任團長。而藉補充之名，召募退伍及新徵之兵，以待編組。復選賦閒軍官及測量班學員，命於講武堂補習，以備任使。并以治安為名，密令各縣整飭地方團隊，以俟時機。（丙）餉械：唐公旋滇之初，曾密向德國定購二百餘萬元之械，借因歐戰發生，僅得起運一部來華，被袁偵知截扣。繼于四年春夏，借辦模範團名義，向參謀部次長唐在濤，雖然詐得若干械彈，終恐無以濟事，乃于九月初旬以準備秋操為名，派軍需課長繆嘉壽兵工廠長曹仲，前赴日本購買軍火，適于起程不久，趕運到滇，裨益作戰甚大。旋又密派呂志伊赴南洋各埠，慰問華僑，籌募餉款。一面密令財廳及各縣清理各項財政，并將地方槍械，以修配為名，悉數收集解省；復令軍械局兵工廠，分別整理舊械製造新品。（丁）情報：自七月間袁逆以國防為名，召開會議，實即商籌帝制。迨至八月下旬籌安會正式成立，段祺瑞反帝免職，唐公鑒于陰謀暴露，乃於九月十一日召集高級將領幕僚，商談時局，是為討袁之首次會議。密議結果，咸以無論待何時期用何方法救國，均須先明各方真相。遂決定派劉雲峯等往浙江；吳肇天等往兩廣；李植生等往四川；楊秀靈等往湖南；李雁賓等回貴州；偵察向背虛實，聯絡豪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傑同志。其後出兵策略及各方呼應，得力于此不小。

迭次之會議 九月廿日之第一次密議，為派員分赴各方，進行情報聯絡工作，既如上述。至是月下旬，偽代立法院建議變更國體，北京及各省發起請願，形勢日急。復於十月七日召集高級將領，商定起義日期（時傳袁擬五年元旦登極，改元洪憲，故初擬于是日起義，嗣因蔡李諸公到滇形迹已露，乃提前數日發動。）是為討袁之第二次會議。及十月下旬，英，俄，法勸告展緩稱帝無效，益知大禍已成，無可挽回，乃於十一月三日在警衛團本部，召集團長以上軍官，密定實行出師計畫，是為討袁之第三次會議。此蔡李諸公到滇後二十一二十二兩日之會議，所以號為第四次第五次之由來也。

一部軍隊之先遣 第三次會議出師方略既定，遂分頭積極籌備一切，約一月間大體就緒。其時袁之授助特使何佩文早已到滇，伺察動靜，逐日密電報告。蓋滇中準備之事及迭次密議，袁已微有所聞，故藉授助為名，派何前來監視。并封唐公為一等開武侯，其餘各級將領，均封爵位，並每月津貼三萬元。此足見袁疑忌之深，妄欲恩威并用誘脅成事。因此部署雖竣，苦于無法措詞以為出兵掩飾，適值川匪闖入滇境，遂以防邊剿匪為言，于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所屬全部及楊藎所屬大部，先向東昭一帶開拔。及蔡公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啓旆，而我先頭節節攻戰，已於二十日佔領敘府，若非事前先遣此軍，斷無如此神速也。

蔡李諸公之入滇 蔡公自癸丑冬季調京任經界局督辦，唐雖設法時與通信，而袁防閑甚至；及蔡在北京寓所被搜，通訊愈感困難。而李公羈棲海外，尤不易得確息。其初傳聞蔡已出京之訊，曾派鄧泰中密赴港滬一帶探尋蹤跡，未能相遇。十二月中探得李到

香港，及蔡轉由日本南下之報，乃派其弟唐繼禹以調查自來水名義，親往越港，訪迎來滇。繼禹到海防時，由日本使館探悉蔡已到防，電告唐公，因是時蒙自道尹周沅阿迷縣（今開遠）知事張一鯤為袁死黨，深恐疏虞，復加派政務廳長陳廷策續往迎迓，入河口後，并加派士兵一排隨車保衛。行至阿迷，張一鯤果率警團多人，登車欲行劫殺，因見繼禹廷策并有衛兵而止（其後逮張正法，據供奉有袁之密電），於是李等於十七日，蔡等于二十日，陸續安抵昆明，而袁令統率辦事處傳達之巧電（十二月十八日發，略謂據報亂黨多人入滇，應由唐便宜處置，立置于法，）皓電（十九日發，略謂蔡錚戴戡偕同亂黨入滇應嚴查防。）亦于此時拍到，并聞有商越政府截捕引渡之舉，若非唐公布置敏密，斷難如此安全也。

獨立起義之宣布 蔡公到昆之次日（二十一），由唐召集重要人員會議（繼前為第四次），商議起義的手續日程，審定電函文稿。二十二日夜十時重要文武集于光復樓（第五次會議）依照昨議，由唐主盟歃血宣誓，與誓者除唐，蔡，李，任，羅，戴外有張子貞，陳廷策，劉法坤，成棟，顧品珍，孫永安，黃毓成，趙又新，殷承獻，楊杰，戡翼翹，葉成林，歐陽沂，何海清，馬為麟，吳和宣，盛榮超，鄧損，唐繼禹，李沛，李友勛，徐進，馬驄，秦光第，李修家，李朝陽，董鴻勛，趙世銘，李琪，胡道文，李雁賓，王伯羣，庾恩賜三十九人。卽于是夕通夜會商舉義大計及對內對外一切佈置，議定遂於天明（廿二日）先以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雲南巡按使任可澄兩人之名義，致電袁逆，請其立將內亂罪犯之楊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重申擁護共和誓言，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武力解決；卽世傳有名之漾電是也。逾期無覆，（袁時故作癡聾，通電唐任係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被脅迫非出本心，一面任命師長張子貞爲將軍，劉祖武爲巡按使；更託英使朱爾典電囑滇省英領轉達唐公，若能殺蔡，即封親王，并由匯豐銀行貸款三百萬元以爲犒酬；欲以煽誘離間慣技，妄冀轉圜。乃於二十五日，仍以唐任名義通電全國，申明萬不得已用兵護國之旨，所謂有電是也。二十七日午刻，唐公親到省議會召開國民大會，宣布獨立，萬衆歡呼。全市人民自動書貼「擁護共和萬歲」標語，遍懸國旗，情緒熱烈莊嚴。并通告外交團，聲明宗旨，列邦因守善意中立。於是壯烈之革命戰，遂以展開。

軍府及軍隊之組編 自廿一日以來迭次會議，有主張起義後設立元帥府或軍政府者，卒以迹近專私示人不廣，且有取代自封之嫌，非廣納衆流公誠感召本意，故雖係任國家之事，仍以雲南軍府爲統馭機關。而義軍名稱，初亦擬有討賊定亂各種，最後採李公梓暢之說，定名護國。至於統兵各員，概由公推。唐於會議時，迭次提議請推蔡爲都督，自願統兵出征；蔡謂專貴一貫而忌紛更，請勿謙讓；唐謂督師討賊，此乃當仁不讓；反覆辯論不已。最後蔡言此次孤軍犯險，惟當引起全國同情以求多助，冀磨身爲地方大吏，如果率師出征，易啓侵略之嫌，往歲援川已有猜疑，今再自出，必爲袁逆挑撥中其反間；情詞誠摯至於泣下，衆亦力贊是說。唐始無可推諉勉從公議，但仍要約三事：（一）關於軍制軍令凡涉總攬之事，只以雲南軍都督府名義行之。（二）蔡李應聘任，來往文書用咨函。（三）對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故軍長雖隸軍府，而組織大綱上無統帥之規定及字樣；其所傳佈之來往文電，均係平等語氣；而露布全國之檄文，則唐蔡李任劉（顯世）戴（戡）共同列名，即當時傳誦之感電是也。茲將軍府及護國軍組織概要，列表如左：

雲南軍都督府及護國軍編制將佐暨其省籍黨籍表

職	別	姓名	別號	籍貫	黨籍	備註
軍都督		唐繼堯	翼庚	雲南會澤	同盟會	
左參贊轉任統兵官		戴戡	循若	貴州	進步黨	
右參贊		任可澄	志清	貴州	無黨籍	
政務廳廳長		陳廷策	幼蘇	貴州	進步黨	
財政廳廳長		籍忠寅	亮儕	山東	進步黨	
參謀廳廳長		張子貞	青圃	雲南	民黨	
軍務廳廳長		庾恩賜	澤圃	雲南墨江	民黨	
秘書廳廳長		由雲龍	夔舉	雲南姚安	民黨	
第一軍總司令		蔡鍔	松坡	湖南邵陽	民黨	
總參謀長		羅佩金	蓉軒	雲南澂江	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劉雲峯	曉嵐	山東	民黨	
第一支隊長		鄧泰中	和卿	雲南	同盟會	
第二支隊長		楊綏	映波	雲南	民黨	
第二梯團長		趙又新	鳳喈	雲南順寧	民黨	
第三支隊長		董鴻勳	幹丞	雲南	民黨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第四支隊	何海清	鏡寰	湖南	無黨籍
第三梯團長	顧品珍	小齋	雲南昆明	國民黨
第五支隊長	祿國藩	介卿	雲南	同盟會
第六支隊長	朱德	玉階	四川	原國民黨 現共產黨
第四梯團長	戴戡	循若	貴州	進步黨
第七支隊長	熊其助	克臣	貴州	無黨籍
第八支隊長	王文華	電輪	貴州	國民黨
第一軍總司令	李烈鈞	協和	江西武寧	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張開儒	藻林	雲南文山	同盟會
第一支隊長	錢開甲	鼎三	雲南	同盟會
第二支隊長	盛榮超		湖南	同盟會
第二梯團長	方聲濤	韻松	福建	同盟會
第三支隊長	黃永社		未詳	同盟會
第四支隊長	馬為麟	子祥	山西	同盟會
第三梯團長	何國鈞	幹臣	雲南宜良	同盟會
第五支隊長	林開武			同盟會
第六支隊長	王錫吉			同盟會
兼第三軍總司令	唐繼堯	莫廣	雲南會澤	同盟會
第一梯團長	趙鐘奇	毓衡	雲南鳳儀	同盟會

後改右翼總司令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第一支隊長	華封歌	詠三	雲南呈貢未	民	詳	詳
第二支隊長	李植生	雲南	同	盟	會	詳
第二梯團長	韓鳳樓	五峯	河	南	未	詳
第二支隊長	吳傳聲	曠	貴	州	同	會
第四支隊長	彭文治	公武	雲	南	未	詳
第三支團長	黃毓成	斐章	雲	南	同	會
第五支隊長	楊杰	耿光	雲南大理	國	民	詳
第六支隊長	葉成林	雲	南	未	民	詳
第四梯團長	劉祖武	繼之	雲南文山	同	盟	會
第七支隊長	楊體農	雲	南	未	民	詳
第八支隊長	李友勛	麟書	四	川	國	民
第五梯團長	庾鳳陽	澤圃	雲南墨江	同	盟	會
第九支隊長	唐繼禹	夔廣	雲南會澤	國	民	詳
第十支隊長	趙世銘	鼎臣	雲	南	未	詳
第六梯團長	葉荃	湘石	雲	南	同	會
第十一支隊長	馬聰	伯安	雲	南	未	詳
第十二支隊長	鄧損	小池	雲	南	無	詳
挺進軍總司令	黃毓成	斐章	雲南	同	盟	會
第一縱隊司令	楊杰	耿光	雲南大理	國	民	詳

後改挺進軍司令
後改縱隊司令
後改縱隊司令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第二梯隊司令 葉成林

雲南 未

詳

註：(一)一梯團約合一旅一支隊約合一團

(二)挺進軍係由第三軍第三梯團改編

川湘桂邊之攻戰及本省之防剿、出師計劃：係以蔡率第一軍分出川湘、李率第二軍出廣西、進圍會師武漢（出川之師、北脅成都東趨重慶、以下長江，湘桂之師、東趨湘西、進窺廣肇以會長岳）；而以唐所兼領之第三軍為援應各路，及固守根本之師；黃率挺進軍為伺機挺擊之師。袁之陰謀帝制也、先已遣其智囊陳宦任川督；魏稱屠戶之湯彌銘任湘督；曉頑之龍濟光為粵督，并命曹錕率第三師駐岳州；用以箝制西南、鎮壓反側。至是得滇獨立之電，乃調曹錕全部并加派第七師張敬堯之一旅入川扼守，第八師李長泰全部及第六師馬繼增之一旅繼續前進；以第二師王占元之一部填防岳州；馬張所部之各一旅防堵湘西；命龍覲光率部由粵桂入滇侵擾，而令各省簡拔精銳大舉伐滇。欲以兵精餉足泰山壓卵之勢，收四面包圍全國總攻之效，乃大義所昭，師直為壯，卒為我軍各個擊破，窮蹙以死。東西史家以此役強弱懸殊，稱為世界有數之正義的戰勝，洵篤論也。茲分述之：(甲)四川：(1)：起義前先遣開赴昭通之鄧楊兩支隊，起義後編隸第一軍第一梯團，奉令繼續前進。因彼時交通不便，沿途人烟稀少，每逢行軍，為給養運輸關係，均須分批遞進。此梯團自四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九日，始全部開拔完畢；其官長則鄧先行，楊劉次之。自五年一月十六日進入川境新場後，經燕子坡，捧印村，橫江，安邊各地之奮戰；於二十日佔領敘府。嗣經整頓補充，分兵佔領屏山；東出截擊援瀘之北軍，以策應我軍中路；北向自流井一路伸展，以斷成渝交通；而曹錕以伍祥禎等率重

兵前來爭奪。自二月初至三月初，兩軍出入於敘府自流井間，敘城曾一度陷敵，旋又收復。前後數十戰，死亡山積，今敘北邛上及城外真武山等處，皆當時肉搏浴血之地。是爲入川左翼。(2)瀘州：蔡公率顧趙兩梯團，於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明出發，取道宣威威甯畢節入川，於赤水河，雪山關，鳳水橋諸地，擊退阻遏之北軍，以迫永甯。時駐永甯之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已有接洽，蔡軍抵永，劉退納溪，我軍繼進於二月二日佔領納溪，并取江安南溪，遂與劉軍合兵以攻瀘州，沿岸築壘，隔江砲戰，旋得民船之助，渡江與敵大戰於藍田壩。二月十一日援瀘北軍張敬堯率部由合江來，自是鏖戰二十餘日，晝夜不能收兵，二十六七日戰况尤烈。遂致子彈告罄，補充無術，不得已於三月八日退出納溪，江安南溪復陷敵手。蔡公以疲勞之師扼駐大洲驛，至以鞭炮置洋油桶內燃放以愚敵人，因乏可想，而滇中是時外則羅掘以濟各軍，內則與龍觀光楊啓元戰於境內，雖仍設法接濟，而量微道遠，緩不濟急。蔡公焦憂况瘁，病以日深，有人以其當時處境，擬爲諸葛亮之五丈原與曾國藩之祁門鎮者，非過言也。迨十七日經多方之湊補，始又分兵兩道進攻，於十九二十兩日次第收復江安納溪，袁軍傷亡甚衆。至是各省響應者多，袁逆取消帝制，陳宦提議言和，我軍亦以械彈人員苦無後繼，遂允暫時停戰。計此路苦鬥兩月，戰爭之烈中外稱爲罕見，所謂納溪田壩大洲驛及附近江岸一帶，均爲昔年有名戰場。是爲入川中路。(3)綦江：戴公於起義後，率滇軍一部馳抵貴陽，增配熊其助部之兩團，以右翼總司令名義統之入川。於二月中旬迭次攻克九盤子，青羊寺，趕水等要塞，十七日攻佔分水嶺進抵橋濱河，距綦江城僅八里，而袁軍張敬堯來援，相持至二十六日，守綦袁軍開城出戰，經我奮勇擊退。旋馬繼增帥之一部復由涪州至綦，我與大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戰於劉羅坪山，歷時七八日，曾於三月中一度佔領綦江。嗣以袁軍日漸增多，我軍中路又適退出納溪，曹錕得抽納瀘之兵以援綦，乃不得已暫退黔邊駐守。旋以協議，同時休戰。是為入川右翼。(乙)湘西：護國軍戰略，原以全力入川之兵為主攻，而以入湘部隊為牽制援川袁軍之奇兵，不意入湘以後勢如破竹，使袁不得不撤回已抵宜昌之兵並移防岳州之兵，西上抵禦，遂使湘西成為重要戰區，亦兵勢之一變局也。緣袁由昆到筑後，即與劉公顯世密商，以黔軍熊部熱誠出川，而以王文華率三團出湘，當貴州獨立之前即已出發。王率第一團由鎮遠出思州入湘、於二月三日佔領晃縣、復分兵出銅仁，於十六日佔領麻陽，而吳傳聲率第三團出黎平，同時佔領靖縣會同，進據洪江，復西上攻取黔陽。遂與鎮銅兩路之兵會合以圍芷江，激戰數日，卒於十八日克之。乃由靖縣窺武崗，由沅江趨寶慶，附近之新寧城步，綏寧通道等縣，悉在我軍勢力之下。時桂尚未獨立，吳傳聲陣亡芷江，劉公以孤軍深入，慮蹈不測，下令暫停進攻；而袁軍統帥馬繼增暴卒無主，雙方遂相持於辰沅寶慶之間，芷麻曾一度失守，旋與入川軍一同休戰，以待大局之解決。(丙)桂邊：李公率第二軍張方兩梯團於五年二月間取道廣南剝隘，分批出桂，原擬相機與陸公榮廷協商，規取粵贛。大部已入桂境，而龍觀光率粵桂軍（時桂尚未獨立陸公為使袁逆不疑，於龍到南寧後，以朱渭清部桂軍增配之。）由邕入寇滇省，我第二軍迭與戰於邊境，三月九日敵陷剝隘，十二日復陷廣南。我挺進軍黃公由筑經黃草壩，星夜趕回，繞道北面，與敵戰於坡脚，西隆，黃南等地，破其主力，恢復剝隘，進收百色，截其後路。而龍所動在內作亂之龍趙黃各股，復被我省軍擊潰，龍氏兩面受敵，所部桂軍又復倒戈，乃窮蹙求和；及廣西獨立後，龍亦不得不加入護國軍，自是

桂境遂無戰事。其後二軍奉軍務院令，沿西江入粵，助陸定粵局，遂駐韶州爲重鎮焉。挺進軍亦嘗赴川助戰。(丁)省內：龍觀光之奉袁命爲雲南查辦使也，乘我大軍四出，內部空虛，一面親督所部由桂進犯，一面密令其子弟及鄉人在逢春嶺募兵招匪，以爲內應。及龍抵百色，其黨龍體乾趙樹黃恩錫等竟公然舉兵，於三月初襲陷箇舊蒙自，進擾臨安邱北彌勒，其勢汹汹；而川匪楊啓元復由西昌會理入擾滇北，裏脅亦衆。時我第三軍之華封歌李植生等各支隊，均已先後派遣入川增援，省內留兵甚少，乃飭趙世銘馬爲麟率部南下，兼同駐防之劉公祖武，分頭擊潰迤南各股匪黨，收復箇蒙；飭唐繼禹部北上，驅除楊匪。蓋當二三月之交，我軍內外四處，同受壓迫，形勢岌岌，誠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以上，第一軍爲滇中久練節制之師，人械精足爲各軍冠；二軍次之，舊有及新經訓練者各半；三軍及挺進軍皆由地方團警及新募入伍之兵雜湊而成。然所表現之戰績，可歌可泣，各有聲色，雖遭遇不同而壯烈則一。迨至五年仲春，我方固以械彈缺乏進展爲難，敵方尤以士氣頹唐窮於支柱，故於五旬血戰之餘，寢成累月相持之局。除本省及入桂軍外，所有川湘軍隊，均由蔡公主持簽訂協議，自四月一日起停戰十二天，到期一再延展，以迄袁死黎繼，軍務院通電撤銷，而依政府命令，分別留駐與撤回焉。

各省之響應 自滇起義師，迄於次年四月之杪，百餘日間，完全獨立者有黔桂粵浙四省，以局部附義漸及全省者有川陝湘三省；局部起義者有魯鄂贛皖蘇及內蒙各處。最後則全國一致主張袁逆退位以謝天下，而關係是役安危最稱重要者，厥爲黔桂兩省。黔督劉公顯世與蔡唐任戴夙相交厚，祇以地接湘川，且正給取袁逆餉械，故少持重。黔軍團長王文華素持革命主義甚堅，當四年春初，日本甫提二十一條，彝安會尙未發生之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時，王卽派其參謀長李雁賓來滇，密謁唐公於私邸，請示對於時局意見，唐謂袁必叛國，惟環顧全國僅滇黔幸逃魔掌；諄囑萬分慎密，俟演變如何當與共商。秋間李復前來探詢方略，且謂萬一差池，願以所部屬滇一同行動；唐將滇省準備近情告知，令其歸報密備。及滇起義，李來參與宣誓之後，偕戴公截於一月中旬馳返貴陽，與劉公籌商數日，遂於廿五日宣布獨立，距滇起義恰一月也。桂督陸公榮廷之對袁，雖亦陽爲勸進，而無竭忠推戴之表示，及贊成帝制之言論，內心反帝，傳於遐邇，故與馮段均爲袁所疑忌，不情委曲遷就以牢籠之；陸知其意，益多藉題請求以充己力。滇之起義也，蔡唐迭馳信使請卽響應，袁則命其討滇。陸公老於世故處事深沉，默計龍湯逼處東北，其力尙未耗散，但能委蛇待機，不願輕發速禍；故一面密贊義舉，而以事體重大，須岑春煊梁啟超兩公到後方能發動爲解釋；一面愚弄袁更電請率師征滇，并撥助龍顯光寇滇將弁，堅其信心，而以軍實空虛，須待餉械到後方能開拔爲藉口。因此內得從容布置外可騙取袁款。迨袁見其日請接濟久不出兵，且聽民軍出入桂境而請征滇大軍勿入桂省，矛盾渾沌，疑慮愈甚。乃於三月初明令任陸爲貴州宣撫使，另任第一師長陳炳焜兼護軍務；在袁本爲使自攜貳，調虎離山之計，而陸則圖窮七見難再敷衍。但仍遵命立卽督理之職，卽以撫黔之名，親率十二營并各處軍隊，集中柳州。此時岑梁亦先後到桂，遂於十五日通電宣布獨立。當時護國各軍旣奔波於川湘，滇中內部復被龍氏搦亂，桂省獨立，近則脅逼粵湘之龍湯，遠則震動全國之觀聽，而袁逆因之取銷帝制，蓋其關係之鉅如此。嘗憶唐公自入三月以來，晝夜翹盼廣西好音，究問有無桂電？一日至於數次，甚至親蒞電報機旁查視佇待，往往通夕不能交睫，當時憂危情形、可想見矣。各處響應概況，依其先後

列表如左：

民國五年護國之役各省響應義舉概況表

時期	地區	主事者	起事概況
一月廿五日	貴州全省	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及戴戡等	獨立討袁師出川湘
二月二日	四川納溪	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	響應滇軍圍攻瀘州
二月十八日	湖北南湖	湖北第一師官兵	暴動
三月十五日	廣西全省	督理廣西軍務陸榮廷第一師長陳炳珉及岑春煊梁啟超等	獨立討袁出兵粵湘
四月六日	廣東全省	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	龍以被迫獨立起事後所部常與民軍衝突迄彼移瓊州後猶未有已
四月十二日	浙江全省	巡按使屈映光師長呂公望	屈任都督至五月五日止呂自五月六日繼任
四月十六日	江蘇江陰縣	國民黨人	宣佈獨立奪取要塞炮台旋被馮國璋軍解散
四月十七日	安徽大通縣	國民黨人	獨立未成
四月十八日	江蘇吳江縣	國民黨人	獨立旋被馮國璋軍遣散
四月廿二日	安徽宣城縣	國民黨人	獨立未成
四月廿四日	江西玉山	國民黨人	獨立旋被李純軍解散
四月廿四日	廣西等縣	國民黨人	獨立未成
五月五日	上海吳淞	陳其美	攻襲北洋海軍策電警備艦未成
五月九日	陝西三原縣	陝北鎮守使陳樹藩	起事後攻佔西安省城通電反帝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五月十五日 山東濟南 國民黨人

攻襲將軍府未成

五月中旬 安徽婺源縣 黨人劉錫藩

獨立旋被倪嗣冲軍解散

五月 閩 湖北天門 國民黨人

逸次起事以力薄無援退出

五月廿二日 四川成都 督理四川軍務兼巡按使陳宦

被迫獨立但仍與袁密通聲息

五月廿四日 湖北鳳凰縣 湘西鎮守使田應詔

附義獨立

五月廿四日 山東濰縣 居正

獨立討袁

五月廿六日 湖北巴東縣 巴東警備隊

譁變

五月廿九日 湖南長沙 督理湖南軍務湯壽潛

被迫獨立

軍務院之成立與撤銷 起義之初迭經會議，以遵設元帥府或軍政府，恐各方觀望者不樂先有隸屬，轉礙發展。因由唐公主張，仍沿第一次革命之例，只設雲南軍政府，其有開風響應者，依次稱為某省軍都督府，俟局勢開展，再組全國性之統一政府，此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決議案也。迨五年三月川湘北軍，既成坐困之勢，桂陸又復獨立出兵，袁見事無可為，遂於二十二日申令撤銷帝制案（袁於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申令承認帝制，至是恰為三個月零十天，所以有百日春夢之說；五年元旦，雖因雲南起義延緩登極，但一般附逆文武，仍於是日入新華宮山呼朝賀，舉行非正式之即位典禮，以後相見莫不稱臣，至是為兩個月二十二日，所以有八十三天皇帝之說）；而自四月起由陳宦提議停戰開具條件，由黎公元洪及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作出調人與我妥協，兩旬無成，袁又任命皖系首領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宣言改行內閣制，欲以彼所私造之政府，與我護國軍

正式直接議和。前後兩月之久，皆以袁只允懲禍首仍欲戀棧，我非袁氏退位不肯罷兵，爲雙方爭執焦點，電商多次，迄無結果。袁見西南態度強硬，其計不售，復以彼之去留，須向將來召集之國會辭職爲言，並謀結合北方及滿蒙，用張勳倪嗣冲以逐雷馮浙呂，倡導清帝復辟，以爲最後對抗；冀以行其延宕挑撥之術。迄於其死，而國是始得解決。當六月下旬段氏之組閣也，我方領袖鑒於過去內訌之覆轍，與袁逆陰謀之層出，爲團結內部整齊步調起見，當籌應付方法。初因兩廣情形尤爲複雜，曾設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於肇慶，推岑爲都司令梁爲都參謀，以爲粵桂統一機關。繼復根據雲南二十二日議案略事變通，於五月八日在肇組設軍務院，權作西南臨時政府；公舉唐公爲撫軍長，岑爲副長攝行撫軍長，梁爲撫軍兼政務委員長，桂陸黔劉粵龍浙呂及蔡李陳（炳焜）七公爲撫軍，通電中外略謂：「現在依法應行繼任大總統之黎公元洪既陷賊圍；國會未開，內閣又不能產出；今由繼堯等往復電商，特暫設一軍務院，對外對內皆以本院名義行之，俟正式內閣成立時即當裁撤」。自有此項機構，而我之團體愈堅，聲勢愈壯，袁逆計無復之愈墮窮途，及至下旬，川陳湘湯，相繼獨立，卒使一代權奸，憂急憤恚，不得不自食其四月五日之後果矣，袁既逝世，黎於七日繼任，從軍務院及各方代表之請，於六月廿九日，申令恢復元年臨時約法，定本年八月一日繼續召開國會，並任段氏爲國務總理。於七月十二日成立國務院，並明令拿辦帝制禍首楊度等八人。於是唐岑挈同原舉撫軍及續舉之撫軍戴戡李鼎新羅佩金劉存厚共十三人，於十四日署名通電，略謂：「本院條例有俟國務院正式成立，即行撤廢之規定，今黎公既繼任，約法既恢復，國務院成立後其閣員可待國會追認，與本院及各省起義宣言均相符合。謹依原案於本日宣佈撤廢。國家一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雲南起義始末簡述

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蓋自雲南起義至今，歷半年以上之歲月，合各方無量之犧牲，而第三次革命之大業始克完成，誠所謂艱險備嘗者哉！

紀念慶典之頒行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政府依據國會之議決，公布「以十二月廿五雲南首義之日，為國家紀念日，應由各省每年按期舉行慶典」。嗣經 國民政府於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明令褒揚，廿五年十二月廿四日復頒府令以「故陸軍上將唐繼堯，於洪憲之際，首義滇疆，聲討帝制，保障民國，卒使奸回奪魄，國基鞏固，革命大義，於以昭宣。當此起義紀念之日，彌深追懷前烈之思。唐繼堯應特予國葬，以示尊崇而資矜式。此令」。次年遵由雲南省政府及各界民衆，舉行國葬禮式。全國之奉行慶典，尊重勛賢，已歷二十六載。乃於三十一年奉令，將雲南首義紀念日併入十二月五日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舉行。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經雲南省第二屆臨時參議會建議省政府說明是役史實，與肇和之役，各有不朽價值，懇轉請中央仍依原案，照舊分別舉行，旋於二十二年，奉 中央黨部及國府行政院覆電照准，并通令全國，將每年此項雲南首義紀念日，與肇和起義紀念日，仍依原案，各別舉行。蓋歷久彌光之業，經國家再四崇揚，有千載常新者矣！

第三章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更正

歷史家之記載一件大事，類皆以此事件中心之總攬（即領導）人物為目標，此非藉由「英雄主義」或「個人本位」之見地；實緣事態繁，必用一二主腦以為代表，乃可簡化而包舉也。遠如驅逐胡元之揭 明太，解放黑奴之首崇林肯，近如戰勝洪楊之標舉曾胡，馬廠起義之歸功段氏，古今中外，殆莫不然。護國一役，唐公既為發難唯一之地主

，復掌總攬全局之事權（蔡李各任軍長，負一方軍事之任，是為分司；唐公身任都督，負統籌全局之責，是為總攬。）且歃血主盟者唐，領銜討賊者唐，而西南合組政府之首腦又復為唐（撫軍長）。無論法理事實，均應以為此役之代表。此就屬於人者言之也。雲南地瘠人稀，向為受協省份（清代由鄂協濟），民初本省歲收，經常不過七八百萬，人口僅及千萬。以如此貧而且寡之人力物力，與富厚雄強之袁逆抗，其將舉鼎絕臄，實為必然結果。當時羅掘之苦，拮据之情，至將全省教育款項完全提用，學校一律停辦，公務員只領少數伙食，欠薪年餘未清，甚至敬節養老各會，及體仁善堂等慈善機關，亦難逃免，可想見矣。若夫徵募壯丁，川流不息，入川一軍死亡兵額，前後不下十萬，他路可知；其中多有曾受教育之學生，尤可痛惜。至於供給轉運，及龍氏入寇，因此役而死亡之人民尤難計算。山國貨運，純恃騾馬，起義悉被徵用；自經此役而運道阻滯，商務蕭條，數年不能恢復。本省公私經濟，受此影響日陷絕境，紙幣低落，財政枯竭，迄於十七八年猶未整理入軌。當時之民，毀家以助軍精，殉國而遺鰥寡，大功既成，窮苦無告，所謂「對國為扶危定亂之功臣，對滇為蕩產破家之敗子」者，其言不無偏激，其情實亦可傷。此就屬於地者言之也。惟其難發自滇，故國會之規定國慶，不曰護國而曰一雲南起義」；惟其事由於唐，故國府之崇德報功，不及其他而獨表揚唐氏。定論千秋，宜無所謂淆誤矣；乃因當時政客掉弄玄虛，造為蔡係主動唐為被動之說，少數書商不暇詳察，竟於中小學教科書中，將此役完全屬諸蔡公一人，而將唐公公李一概抹殺。甚至標題直曰「蔡鏗舉義」，並雲南人民亦似不足指數。坐令通行之後，輾轉沿襲，謬種流傳，至今猶未糾正。茲就經過事實，予以客觀辨正，所以尊國典，求信史也。今先述其淆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誤正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更正

誤原因如左：

(一) 淆亂之起，以梁啟超爲作俑，而其影響，則以所著之「國體戰爭躬歷談」爲最鉅。按此役梁于事前曾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之刊布，梁蔡師弟先後脫離北京，籌劃南行；與滇主張正相默契。而滇中同志，根本卽認此事爲舉國人民應同爭回國家人格之公共大業，凡屬反帝，莫不歡迎；况以梁蔡關係，尤當延攬合作，故唐之對梁，尊禮備至，且曾派員逕請來滇共策大計（後因入桂，未能踐約），梁對唐及滇人，亦屢致電函，極表推崇感勤之意（來函中有「以一隅而抗天下，開數千年歷史之創局；不計利害爲天下先，拯國命于垂亡，當爲全民感謝」之語，唐曾影印遍發軍民。梁氏書札均存東陸圖書館，亟當檢選刊布）。誠可謂道合志同相處無間矣！所以始合終離，且至反唇詆誆，此中實有故焉。始綠蔡因大洲驛時，屢電乞濟械彈，唐無以應，不免怨憤，旋見新有編組及出發之軍，益疑唐尙有餘力，厚此薄彼，曾以事急坐視危亡，戰停何又增兵相責讓。加以羅戴劉周（駿）之間，挑撥大有人在，以唐地位關係，無論何事何言，莫不以爲尾閥。職是，蔡屢密電肇慶，抒其憤懣（按當納蘆酣戰之日，正龍楊入寇之時，葉黃趙庚諸軍，皆自蔡出川後，陸續湊集而成，人械均甚劣弱；而分遣出援之師，亦係陸續籌編就道。以財械交通之種種困難，斷難從成軍之先後遲速，加以猜測。總之，統籌兼顧者之易叢怨尤，乃屬當然之事；而蔡公身當矢石，焦勞過度，偶有不諒，吾人終當曲體之也。）梁遂深懷不滿，及軍務院議起，梁派黃羣到滇，以桂陸之獨立出兵及提掣兩廣，均關全局安危，唐之學養，遠勝于陸，請以撫軍長讓陸。滇中軍民聞而大譁，以此職非有虛榮大利，誠恐名實一紊，將致後人誤會，使滇淪爲附屬；遂引梁氏電函推重原語

，紛電話問。梁既以此許陸，又不得不從公論推唐，兩面爲難，備陷窘境，（其後桂滇不睦，至于在粵交兵，禍根實胎于此，謀國者可不慎哉）；且狃過去之言聽計從，今忽受此重大打擊，益覺意外難堪。遂由不滿而成怨望，是爲發生嫌隙之真因，自此往還頓疎，僅未破裂耳。迨護法師興，梁囑陳廷策向唐勸阻，唐堅執不從，且親督師至渝，于是梁益憤恚，而彼此之聲問遂絕。其後二年，梁氏到甯講學，乃有躬歷談之作，則不啻爲上述種種嫌怨之總表見焉（關於蔡在大洲驛及梁阻護法二事，當時報章雜誌，既可尋繹，且有梁氏全集暨盾鼻集，躬歷談並松坡中遺墨等，可資參印。惟軍務院一段內幕，當時因恐袁段窺見破綻，未嘗發表，幾成密史。然當時各界既有質問梁氏之電，則昆明肇慶兩地電局，當有原底存檔；况參加此役之各方同志，尙多健存，知者諒亦不少也）。

自此書出，而是役真相完全顛倒，蓋梁氏蔡氏既有進步黨人爲之到處宣傳，復多往來于交通便利報紙發達之地，滇則僻處邊隅，民性惟重實際，在外如京滬各地，從無宣傳組織，偏遠隔離，幾同世外，躬歷談發表之後，雖曾有人著文反駁，但只登諸本省報章，且梁素有文名，又嘗親與其事，故能爲所掩蔽而貽誤至今也。

（二）政治內幕表裡懸殊，以歐美人民經驗知識之富，尙多隔靴搔癢，何論「莫談時事」之吾國？况袁逆作風，尤喜變亂事實，以便私圖，當時報紙復爲收買，令人益難捉摸；一般人民既無正確消息，惟有就其表面迹象以爲判斷。當蔡氏京寓被搜查時，人皆傳其由于反帝，及夫離京南下，以曾督滇之故，又皆測其赴滇；從此心目中已先存一「蔡氏到滇反袁」之成見。有電既到，蔡果列銜，人民以爲已與傳說無異，既愈加重成見；而袁以鎮定人心及離開作用，復一再布告捏稱：「蔡錫到滇遊說唐繼堯獨立，及」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更正

唐蔡非出本心，全由蔡鏗脅制主使」云云，又以爲與其判斷符合，更自深信不疑。加以漾有兩電，感日檄文，進步黨人既早宣傳爲梁所撰，梁復收入盾鼻集中；缺乏閱歷之人，遂謂此等小事且然，不暇深思詳攷，及後梁氏著作，大吹大擂，從不見有何人加以辯正，遂致愈久愈晦，習爲固然。夫具明晰頭腦以知人論世者，曾有幾人？據表而先入之迹象，墮仇口狡獪之術中，在彼時情況下，吾人亦惟寄以君字可欺以方之同情而已。

(二) 在行「國定制」前，所有中小學教科書，皆由書商自編，呈部審定。無論稿費有限，難覓專家，即有少數備具作史三長之人，而民國史事之修撰，既無專司，散亂紛歧之材料，又未整理，學理雖優，研討不易，欲其徵信，豈非夢嚮？其無編譯機構之書肆，則彼襲此抄，更難語此。又況出版界中，多與梁有聯繫，非僅不爲矯正，且恆假以自重。有此數因，則科書之歪曲淆亂，殆爲勢所必然。今以客觀事實，針對淆亂各點，逐一辯正如左：

(1) 此役集合全國反帝同志，奉義而趨；其共同旨趣，惟在各盡其力以爭回原來之共和國體，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特唐蔡之間，無所謂主動被動，即勳職殉身之員兵與認捐輸餉之民衆，亦無所謂主動被動。有如此次抗日，純爲正義所驅；若少涉于勉強，不惟意志決難如此堅強，即收効亦決難如此圓滿，此我國民不淫不屈不移之真精神也。乃竟揚已抑人，妄爲品第，非僅厚誣唐氏，且足損我護國軍民全體之尊嚴矣。

(2) 此役不分畛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淵源，考其質量，要以國民黨爲中心主幹。前列軍府軍隊組編表，其主要人物之國民黨籍，既佔十分之八；而在各地艱難起事者，又盡屬於國民黨人，事實所示，可爲鉄證，何得掠美貪功，攘爲己有？

(3) 在事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然若就職掌言，則唐氏總攬全局，實爲適當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則唐蔡李同爲此役首領，何得獨尊一蔡，抹殺其餘？

(4) 滇省先遣之鄧楊兩支隊，自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畢（護國軍紀事載有中華新報所登護國軍一兵士由昆明出發日期及沿途作戰攻克敍府之日記，此非本省事後之著作，而爲當時日報之實錄，有此一書可爲左證。）而開拔之前，尙須作種種預備（彼時交通艱阻，軍隊設備簡陋，事實所限，實難朝令夕行）。計其時間，實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旬以上。卽以最後尾隊而論，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見其行，遑論主使策動？（滇越火車，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時，冬季尤晚；而旱站行路，例於天明動身，軍隊尤早）又蔡公于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出發，而先遣軍是日已抵川邊之新場，廿日且克敍府（所述日期，均有當時各報記載可查）；此尤足以證明早自決策，先期遣派之不虛。按昆明敍府旱路，正站廿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須卅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繁多，且係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準此，則一月廿日之克敍府，其由昆明出發，至少必在四年十二月初間；里程具在，尤可從事實得到證明。若爲被動，焉能佔此先着，迅赴戎機？

(5) 繆嘉壽呂天民李宗黃趙伸等之分赴各地，担任起義籌備工作，遠在蔡公抵昆之前三個月，起義時多尙未歸，故十二月廿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繆等與先遣軍之劉鄧楊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種紀載及當時報章之名單可證）。若爲被動，則事前不應有此種派遣；若未派遣，則此單不應無名（諸君職位或爲上校或在上校以上）。事實具在，可爲反證。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更正

(6) 李協和，程頌雲，熊錦帆，方韻松，呂天民，但怒剛，王伯羣諸公，皆民黨要人或先蔡入滇，或同時到達。若謂蔡與滇省軍隊有關，以主動此役而入滇；則無主動之名且係初來之諸公，亦能入滇，又將何說？

(7) 唐氏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則決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無誠意，則應付之術，頭頭是道。無論只圖私利者，不難因而縛獻，立博王封；即兼顧友道者，亦可憫以危詞拒使他往。欲騎牆，則設法稽延其行，以留餘地；欲取巧，則坐視周張狙擊，諉為不知。惟唐刻意相迎，視友如己，派弟遣弟，保護惟恐不週；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稱精銳之兵力，自動屬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誠心壹慮，惟憂此事之不成，苟為被動，安能如此精白專純乎？

(8) 若再分析言之：謂蔡主動之說于到昆以前為之耶？則所憑藉不外函電文字之聳動，區區紙片，竟收如此奇功？豈非笑談！且自京寓被搜後，根本已難通訊。謂于到昆以後為之耶？則無論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斷難以滅族屠民之事，于忽忽兩三日間（二十日到昆，廿三日即發漾電），使人一致服從。且果如是，則所致各方電函，必將略及運動說服之經過，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絕無絲毫游說策動之痕跡，而蔡電反有一多逾初望及先遣已達滇東之詞。其為荒唐，不值一辯。又或謂蔡有舊部關係因而脅迫耶？則蔡離滇已將三年，當時帶兵之上中級官，已經人事之再三更調，其勢已失銜接。且起事前之師長為張劉（祖武），而起義後即以所部改隸顧趙劉（雲峯）等，脅迫之說，既須利用現任統兵之官，何以起義反致解去兵權（當時因顧劉善戰，故使統兵，而調張劉幕職，于此愈見當時將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況古今來部下建議而上級受納者，史不

絕書，但能決擇可否，莫不以善歸之；卽此明目達聰之風，已是表馭羣倫之度。斯爲脅迫，只見其妄。更或謂由遺愛擁戴耶？果爾，必有各界開會請願之舉，何以絕無所聞？此其幼雅，更不待言。總之，無論作何說法，舉凡時間之距離，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爲反證；倘非自動，萬難如此神速，是則不攻自破者也。

(9)起義之漾有兩電及感日檄文，並致各國通牒各公使照會等，均梁在外撰就（均見盾鼻集。但感日檄文，則唐公不甚滿意，特請任志清先生另撰，僅有數句沿用原稿。因梁在外先已發表，故報章前後所載各異。此雖文字末事，亦足以見唐之不盡聽人主張也），交蔡帶演發表。若非預知唐已決心，何肯虛耗精神，先作此舉？

(10)護法議起，梁囑陳廷策勸阻，唐堅不從。以梁對護法之不能阻唐興師，愈足證唐于護國之決非舍己從人。

(11)梁于起義時，對唐頌揚惟恐不工，決裂後則詆毀弗遺餘力，夫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求知則可，論人則非。以其前後之矛盾，愈見其言之支離。

(12)唐蔡同學同官，交誼至厚。蔡之于唐，始則特命統兵以援黔，繼則密薦回滇以自代。唐之于蔡，既屢次派員尋訪，竭誠以迎其入滇，復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權之旁落。兩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實非勢利之交所能妄測，尤非小人心之所能忖度。蔡于抵昆時對同人之第一語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想見其欣慰之情內心之喜。唐于蔡病歿後對滇民之演講詞曰：「松坡之死實是國家最大損失。昔時雲南起義，我二人同心救國，外間小人，竟有松坡爲主動我爲被動的說法，本省軍民深抱不平。其實我與松坡久共患難，誓同生死，蔡卽是我我卽是蔡，要說松坡是主動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誤正

雲南起義史實之淆亂與誤

，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是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我滇人對松坡之死，應該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論，毀譽不屑計較一時。要知道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夠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呢？」，足見其器量之大，見地之超（滇中情事，外間雖多隔膜。但亦不乏批判明允之人，如延慶馬大中所著大中華民國史，其論蔡唐曰：「唐承蔡後，整武經文，論唐之才或在蔡之下，而其器確在蔡之上也」。國中曾與兩公共事及留心大局者，亦多持同樣論調）。唐蔡情義若此，中間偶有誤會，既同由于爲公，終當渙然冰釋。觀于唐及滇人，對蔡始終愛重，未嘗因有被動譏言，少受影響；則蔡公九泉有知，聞此主動被動之說，亦必爲之踉蹌不安矣！蓋知人論世，要須綜覽平生，體會情境，方能把握大處，不流穿鑿；彼紛紛者之信口雌黃，亦徒見其枉用心機，毫無是處矣！

總之，真確實在之事，譬如四肢百骸之運行，但能正常不變，自然脈絡貫通處處逗準；虛偽捏誣之言，則如借用他人之衣履，任其精于彌縫，終必露肘削足罅漏畢呈。試觀上述論證，此理益覺顯然。夫護國大功也，主動美名也，故康（有爲）之言曰：「我命梁啓超爲之」。梁之言曰：「我命蔡鐸爲之」。羅爾夫人云：「自由自由，多少世人假汝之名以行。」，湘綺先生云：「功名二字，害人最毒，即賢者當之，亦違却本心」。康梁且然；又何怪于絳灌輩之拔劍砍柱乎！

第四章 雲南起義對於國家之關係及其前途之展望

依據上述，橫的方面：從大處看，雲南起義是全體滇人憑藉本省革命的環境，和國父革命的啓示，集合多數黨人，與各黨各派反帝的同志；只爭正義不顧犧牲，只求合

作不分畛域，終于博得全國人心之歸嚮，循着歷史上「順民者昌」及「得道多助」的公例，而能完成的革命事業。此乃全滇人民樸勇豁達精神之表見，而全國人民之崇正嫉惡一致擁護公理，是中華民族好義之天性，亦即包含其中。從本身看，雲南起義是唐繼堯手握實權主盟發難，而且是身任軍務院撫軍長，代表那時的西南臨時政府，以對內對外的；他是此役總攬全局的領袖，而蔡李兩公則分司一部軍事的重任。當時同道和衷悉泯客氣，只求合作不相隸屬，只求努力不分彼此，故三公均可以爲此役的代表人物，而事後評量，論理論勢，依着歷史上「當王者貴」（此處王字可作事權解）及「事繫主體」的通例，尤以唐氏爲最合理最自然。這是概括扼要的說法，而所有在事人員之竭忠效命壹德同功，是全體官兵之榮譽，亦即包羅其中。直的方面：分開來說，則光復護國護法抗日，各爲革命過程之一環；合攏來說，則各次奮鬥都只爲了一個目的，那便是向着「國民革命」這條大道，作不斷之努力。這是雲南對於國家一貫的報効。也就是護國冒險成功的因素。多數學者曾經評論，以爲此役最寶貴的貢獻，就是任何擁有強大武力而違反時代潮流的人物，終究抵不過全國人心的背棄，勝不過正義公理的制裁，用彰明顯著的事實，證明了歷史教訓的絲毫不爽。自經此役。使野心家覺悟了僥倖嘗試之徒勞，使全國人增加了奮發自強之信念，這種對於民族國家的裨益，是不能以一時一事來計算的。若合橫直兩面觀之：則辛亥之重九光復響應武昌，是護國的先聲；八年之貢獻人力物力，對日抗戰，是護國的後勁。假使沒有辛亥革命，滿清帝制不推倒便無從產生中華民國；沒有護國起義，國家被袁斷送，便不會保持中華民國。換句話說，辛亥是開創了民國的規模；護國便是奠定了民國的基礎。當時有人說過，民國以來無義戰，惟護國爲義戰

雲南起義對於國家之關係及其前途之展望

雲南起義對於國家之關係及其前途之展望

，實在不是溢美之詞。

近來本省和各方求真持正的學者，所以不憚煩瑣務求糾正護國淆亂之史實，用意所在，一則本其忠于學術信于良心之態度，力求歷史之正確；一則闡明此役不分畛域合作圖成之精神，以爲後人之取法。現在艱險偉大的抗戰，也如護國一樣，終于勝利了。此後建設國家的工作，行將逐步加緊，其艱鉅百倍于戰時，而雲南自經抗戰，地位向異疇昔，其使命尤重于護國。所幸因此次抗戰之機會，各方名賢既多蒞止，則對于滇事之認識與了解，已不似從前之但憑傳說揣想，而能鞭僻入裏了。今後滇人則秉其寬牧從善之本懷，以求多助；各方愛國愛滇之人士，則出其實地考察之所得，以資共濟。豈特護國協同之精神因此發揚；即護國偉大之事功，也將永無止境哩！

附
載

崧齋護國論叢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

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護國之始，梁新會蔡邵陽有建策赴事之功，唐會澤爲負重發難之人。及夫義旗既揭，梁則奔走于外，蔡則鏖戰于蜀，唐則總攬全局于滇。縱不必如歷史向例（卽民國近事如段祺瑞之誓師馬廠討伐張勳，實以任公爲謀主，而世人咸以再造共和，歸美于段，不聞沒段而獨舉任公也）側重于綜攬之人，至極並不容有所軒輊。乃後來紀載。甚至中小學歷史教本，大都只著察公之名，而將唐公完全抹殺。此其原因：初因滇于平滬等地，向無宣傳活動，而梁蔡則有進步黨人，爲之到處鼓吹。繼由任公發表之「國體戰爭躬歷談」，及松坡「軍中遺墨跋語」，及集中祭蔡松坡文，對唐譏責甚至，若謂起義非對「出本心者。滇省軍民以無量犧牲，而結果乃并領袖一人之名，亦被刪落，且痛且憤，曾躬歷談」加以反駁，但只載諸本省報紙，而外地則無從發表，以故遞傳至今，史實仍淆。吾友李君子猷（時任軍需課長），曾撰「再造共和始末」一文，分呈中央，申論此旨，請將國史教本，據實糾正。雖於任公不無指斥過甚之詞，而其動機，則在鳴滇人之不平，求國史之大公，文雖出自李君個人，實代表全滇人民之公言也。蓋滇民自經此役、創鉅痛深，平居相語率謂滇之重見中原，由於此役，而其破產，亦由于此役，甚有諡唐爲敗家之子者。平心論之，當時省界之象，已漸形成，即使果如躬歷談所言，全由蔡公發蹤主動，甚至唐公全不任事；然如人家，舉其資產，悉付友人營業，乃成功之後，竟將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此家主人翁揮諸門外。（此役爲國家大事，凡屬國民，均可各盡其力。此僅謂當時實權在唐，非有畛域之見，謂蔡不應過問也。）揆諸情理，夫豈能安？瀚以北人，備筆滇黔，于唐公爲府主幕僚，于梁蔡有師友淵源之雅（少學於黔，師友中如任志清，戴循若，陳幼蘇，姚莊父諸先生，皆與梁蔡友厚），雙方俱所敬愛，然尤不能不愛真理。憶四年二月舊歷元夕，遠在起義十月之前，李君雲鶴，銜黔軍王團長文華之命來滇，密謁唐於第三辦公室，以袁謀日亟，王對時局，唯唐馬首是瞻，請示方略。公答以袁謀果發，則國必亂，惟滇逼強隣，黔則湯蕪銘扼駐於湘，此時惟有勤自蒐練，不可輕露，先取覆滅，并撥械彈若干，以實其軍。及國體代表大會投票之後數日，滇中少壯軍人楊泰鄧泰中趙世銘等謁公，謂再遲則袁事將成，其言頗激，公所答亦略如對李。且以袁之授助專使，久不遣返，顯爲伺察非常，矚益加慎。但恐諸將領不能了解此意，特於十一月初間，何國華，到滇事畢密開會議，面爲說明，大意謂以救國爲原則，只宜加緊準備，不可先露痕跡。此二事，雖皆瀚所親見，且李君及冬初與會之人，健在猶多，言之當能更詳。然以語屬密談，事僅滇知，胥不以爲論證。夫立功此役，而談其經過者多矣！其言皆各有當，瀚於斯時，職僅祕書，殊無寸績，特以職務關係，或有爲人所不盡詳者，茲謹就客觀事實，申論如左：

（一）當起義前數月，蔡在北京，被袁搜查寓所，各報紀載均謂：「蔡與各方往來密件，隨到隨焚，故幸未被發覺」，按蔡被搜以後之大業，惟有討袁，則「往來密件」，必是籌商此事，因畏袁知，而始隨時焚之。密件既爲討袁，而後此討袁之實行，又以雲南爲根據，則其「往來」雖不敢云盡屬於滇，然必以滇爲最多而有力，且必係與滇之軍

事領袖及其將領者無疑。此項文件，曾經睹及，均爲私人收轉，而交法郵（法人自築滇越鐵路後，并於雲南置郵，不受政府檢查，直至十八年換立新約，始得撤銷）寄遞。其內容，大抵以袁必叛國，亟須共同籌一挽救之策；而其文詞則或密碼，或諺語。蓋此種大事，事前既必須有較長時間之默契，而祭公倘不先知滇具決心，尤不敢貿然孤往。此其事理，最爲淺顯。當時寄至滇省之件，均未發檔，今俱無一存矣，惜哉！

（二）呂君天民，於起義數月前來滇，袁氏迭令就地正法，唐公均置不理。使無決心成算，呂君危矣！且除李君外，尚有李協和熊錦帆方韻松程頌雲但怒剛王伯羣龔振鵬諸公。其入滇均在蔡公之前。今就此點論之：謂蔡到後而始主持策動耶。則何解於諸公之先入？謂蔡未入滇前以電函勸脅唐公，強使服從，即分主動被動耶？則區區紙片，竟有如此威力，幼稚足可令人發笑。二者俱無一是，其謬不辯自明。總之，當時唐公之決心稍有不堅，雙方之默契稍不圓滿，豈特唐絕不縱諸公入滇，即諸公亦絕對不敢輕易嘗試。此理最淺，勿待煩言。

（三）是年秋間，唐公先派遣繆正之赴日本購買軍械，呂天民等赴南洋勸募餉款，以爲軍事準備。吳肇天等赴桂，劉曉嵐等赴蘇，李仲初等赴川，楊秀靈等赴湘，密查各地軍事，相機接洽同志，以爲情報聯絡。及起義時，惟劉公趕回，餘均未歸。試觀二十一日會議及二十二日宣誓之署名單，皆無繆呂（劉因先遣出師亦未列名）。以繆呂當時地位，如其未曾外出，必當列席，而劉公北人，今尚健在，不難詢證。此項軍械，來源及宣誓名單及當時報紙，今尚有存；均可爲唐於事前曾先派人外出，準備茲戰之鐵證。

（四）蔡乘日輪，約在十二月中旬，由港到達海防，住日使館，即由日人通知唐公。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同時接袁統率辦事處密電，謂「前屢告蔡逆將謀來滇，諒俱早達。刻據外人確報，該逆已到海防，除與法使交涉外，仰即設法向越引渡，或誘之入境，即行就地正法。」而何國華亦即來訪，謂接京電，詢問處置方法，由伊立覆。唐當一面與何周旋，一面密派介弟警察廳兼團長唐繼虞，政務廳長陳廷策，星夜赴防，迎之入境，并派士兵一排隨車衛護。歸途行至阿迷（開遠），縣長張一鵬，親率警團多人，登車欲行劫殺，見唐陳分坐察之左右，且有隨兵而止。蒙自道伊周沆，即夕來電，以九族滅亡相恫嚇，不數日由越轉粵，逃往北平。至二十五日通電獨立後，袁猶一面來電謂：「唐任通電，必是被蔡禁制」。并另任張師長子貞為將軍，劉師長祖武為巡按使。一面託英公使朱爾典，電由駐滇英領轉達，謂如殺蔡反正，即封親王，并由匯豐立撥三百萬，為餽贈及犒勞用。凡此假作癡呆，陰謀搆貳，以及高爵厚利，種種誘脅；愈足以見唐公事前慎密之必要。此蔡入滇之實情也。夫使唐公不願討袁，則擒蔡甚易，自謀甚善，此說離題太遠，姑置不論。即使唐稍遊移，意存觀望，則或以越南政府為言，對蔡警告，請其暫行他適；或以周張奉有袁電，沿路伏隊狙擊，須待將彼解決之後，方可入境為詞，延緩其入境之期；皆甚易易。如此辦法，無論事之成否，均可圓轉自如。果無討袁決心，與迎蔡誠意，自當出此騎牆自便之策。夫遣人可矣，何必遣及統兵之介弟，與政廳之陳君？何必顧慮周微撥兵保衛？蓋恐途中或有意外，則軍政兩方，臨時皆有主持保衛之人。且以弟代已往，無異親行，而陳則進步系人，蔡可放胆速來。唐之於蔡，部署之周密詳慎如此，盼望之殷切誠摯如此，於國於友，均可見其心矣！至於運動部下脅迫之說，無論民國以前，倒戈風氣未開，且起義前之最高統兵官張劉二師長，獨立後并未率兵出戰。而別起在野之羅

顧趙劉諸公，隨蔡出發，可見其時軍令之整肅。若出下級，其力何足相脅？此其荒謬幼稚，不待深論。又况蔡公何等人，而肯出此負友敗紀之行爲乎？是不特誣唐，抑且污蔡矣！

附註：蔡公之出險入越，皆由日人衛護，此實別有用心。按民國以來之內亂，日人幾於無役不與，彼見袁之稱帝，慮其或能統一，故一面對袁提出二十一條，一面對凡反袁之人，皆贊助之，一言蔽之，惟恐中國不亂而已。此類内幕，有人彙輯，足可成爲專書。

(五)唐 晤面後之第一件事，即發電催促月前假名勦匪，先遣出發之一部軍隊，繼續前進，以上軍事先着。及得復電，已至相當地點，始於廿五日通電獨立。自蔡到昆，迄其啓行，以及先遣部隊之攻戰等，其間各種布置，道路距離，均與蔡到昆後始行發動之說，時間空間，無一可以吻合。(關於蔡之到滇，及各部隊出發，暨到達何處？何日入川？何日與某部作戰何日攻下某地之日期？尚可查案列表，以爲比勘，茲以倉卒寫稿，未能確指)。使非唐公素具決心，預先布置，何能如是？

(六)蔡唐商定護國軍名稱組織，及三路出師計劃後，唐公即提請蔡任都督，而自出征，蔡爲感動泣下。謂如此，是蔡爭位，而非救國；且唐身任地方，又係滇人，出征易啓侵略隣封之嫌，并提出軍事最貴統一，不特望唐勿避勞怨艱難，力担總攬鉅任，且須實行統帥職權，勿少客氣，方能有濟。唐見其誠，對都督始不再辭，惟對統屬一層，聲明只爲軍令便利起見，僅於編制及特殊必要時，用機關名義行之，而與各軍來往文電之稱謂語氣，必仍平等，否則不就。當時二公公忠體國，互相敬重之一片至誠，迄今獨足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使人感動，不惟附和官從者，斷難有此表現，且如心理稍有隔膜，即此組織統轄職任等事，亦將裝腔作態，遷延不決，何能片言立解，敏捷集事哉？

(七)梁蔡出險，曾對各方略有試探接洽，結果僅得「馮段反帝」之一簡單前提，而反帝是否反袁？已覺不便啓齒，無論反袁之策畫矣！至於桂陸，則只允俟滇發難後，相機響應。故梁蔡自在北京，以迄蔡入滇前，始終以滇爲首事及根據之地，使非素知滇已具有決心，何能作此計畫？

(八)六年國會解散，唐公首舉護法之旗。斯時任公，感於內亂無已，且正參加歐戰，欲輔段以成統一之功，信使紛馳，力阻其事；并囑陳君廷策勸止，唐迄不從。以任公對於護法之不能阻唐興師，愈足以見護國之不能使唐俯仰隨人。

準上所述：起義之事，實由自決，而史實之誤，則由任公。夫以任公之賢，人皆能信其決不至顛倒黑白，何況厚誣患難之良友？所以致此，蓋作始於撫軍之設長問題，增重於蔡公之危急無援，號而結穴於蔡公之功成即死。底蘊既明，此謎立解。今日思之，深爲三公深抱遺憾，而其事則非情理之所必無。吾儕知人論世，惟當諒彼處境，惜其不幸；正其疑誤，引爲鑑戒；而不忍徒逞感情，橫肆謾罵，益傷前賢地下之心也。請分述之：當軍務院組織大綱議決後，任公密派黃君溯初(羣)，來滇謁唐，謂以此役地位功勛而論，自應以撫軍長職屬唐；惟此次桂陸雖久而後動，然繫全局安危至鉅，且唐之學養器識，知必不登虛榮，而陸則綠林埋之雄，非可喻以道者，願以此席讓陸云云。滇之軍民，聞而大譁，則引任公前後致滇軍民推重獎譽之書札原文，紛馳電函。反唇詰責，有非爲爭取空洞之虛名，實恐影響我公所稱首義之地位等語，任公難堪之餘，雖不得不

以是職勉強推唐，而兩面受窘。由慚忿而駭詫，由失望而怨望，實爲人情之常。以致由桂來滇之約，亦爲中止，故與唐公。迄未一面。當蔡公之坐困大洲驛也，人員械彈，無法補充，至於煤油空桶中，燃放鞭炮，以飾敵目，情勢萬分險惡，迭電向唐告急，不見救援，而傳聞他方，尙有接濟之事，且有新近編隊出境者。於是誤會叢生，屢電任公舒其憤懣，任公聞之，詎能無疑？（均見松坡軍中遺墨及跋語）不幸蔡公素患肺弱，加以勞苦，停戰卽病。旋即辭職東渡，養病福岡，終以不治而逝。任公夙懷不滿之心，復痛門人之殉，情感所迸，遂謂病由困撓積鬱而成。乃於祭文中，責難影刺，以洩其胸中塊壘。其此後之「躬歷談」，不過再加引申而已；而其發誤，惟在上述三事。嗣經護法之役，分道揚鑣，愈益相左，躬歷談出，竟絕往還，於是進步系與滇始合終離之局乃以完成。

姚鼐有言：「學者莫不執所從人以爲是，而自信甚堅，其實皆非也」，於事抑何不然。夫任公視陸爲推轂，自始卽以桂事爲難，乃陸老於官場，深熟世故，始以「近隣湘粵。舉足受兵」爲延諉，繼以「必俟岑梁到桂方能乘承響應」爲迎合。卽於此時，以討滇爲名，給得袁款甚鉅，迨岑梁俱至，復以親至畹柳湘邊爲言，一再審願而後發。任公以奔走策動數月之勞，至是始得償其渴望，來電有「老謀深算，誠危爲安」之語，既慰且感，蓋有出外之喜，所謂「惟難斯貴」是也。對唐則既期望太奢，復狃於平昔之言聽計從。一旦相違，則有意外之怒，所謂「責備賢者」是也。願既使之爲討定桓玄之劉裕，復欲使之爲辭位逃名之許由，高則高矣，毋亦強人所難乎！至於蔡之危急，孰不感念，而居者守者，事任雖異，艱險則同。當時以一隅之雲南，支持七省之兵事，以已竭之物力，供給各軍之諍求，而粵龍入寇，民窮匪起，恐主持於內之酸辛，或尙有過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雲南起義史實之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

於局部之軍中也。至於他方亦接濟，新出之部隊，或獎其向義，用樹風聲，或籌編在先，至此始就，此皆無須詳辯。若蔡之歿，病本不治，實爲國殤，非由人刃，種種猜嫌怨疑，莫非出於誤會；張耳陳餘之事，與此頗相彷彿。耳以被圍怒餘之不援，餘以秦強怨耳之不諒，卒之耳封餘死，遭遇各殊，然當時既同被許爲趙國之賢，而後世史家之於成安君，尤多同情焉。大抵任公爲人，接物甚誠，而特別富於感情；見事頗明，而不無書生習氣；以故其所肆應，往往遠於事情。觀其遊歐返國，宣言不復再作政治活動，以表懺悔；雖未明言所以，而此類往事，或亦在所覺悔之中，亦未可知。嗟呼！功名之際，友朋之間，自古爲難，賢者不免。吾人於求真正誤之餘，參以任公晚年之絕迹政治，克踐前言，足以見其非出有心，而觀過知仁，愈不禁增其感慨矣！

今距起義，瞥眼廿八年矣，當時史料，多就伏滅，蹟湮時遠，後益難明。爰舉所關最大者，以應特刊之徵，并附秋間和定庵懷往原韻拙句，以爲結束：

一別華筵不記年，每逢對酒倍淒然？霸才重耳容居上，雅量羊公熟與賢？天末彩雲還翳隲（起義出師之日，彩雲南現，本年雙十節後六日，彩雲重現），人間弓劍已風煙，征南遺簡飄零甚！青史憑誰取次傳？

(二) 雲南起義史實正誤之餘

文件上之有力證明

去歲護國紀念，瀚應黨部之徵，曾撰「雲南起義史實正誤及與進步系始合終離之前因後果」一文，載於正義報。忽忽一年，又逢廿九屆紀念之期，黨部諸公，復以瀚曾參與其事，頻來敦促。因憶去歲報載黃斐章先生述蔡公與在滇同人晤而之第一語曰：「真出我的意外，你們樣樣都預備好了。」當時瀚以微僚，不足與於冠裳之會，而歷歷前塵，猶印心目。記是年十二月廿日之夜，時近三鼓，署中電話召余至第一辦公室（光復樓），一副官告余曰：「將軍（謂唐公）有事回公館一下，教我告訴你家，蔡都督要發電報，在學山樓，請到那裏去。」依言而往，內有四人，一卽蔡公，一爲戴公循若，一爲何君鵬翔（湘人曾任蔡公副官長），一臥於行軍床上鼻息如雷（直至退出未起，至今不知爲誰）。戴笑顧余曰：「小松，還沒有見到你，你不曉得我也來了罷！」隨向蔡曰：「這就是能夠背密電的那個任二爺的學生」，蔡時正伏案作書，餘之而笑曰：「久仰，請坐，剛才我們商量，要分三路打鳥皇帝，翻電翻得快。可抵一團兵。聽說你討厭翻電，羨慕做文章，你錯了；你這樣年紀，多多翻電，還怕不會做文章嗎？現在就有幾個電請你翻，我這次帶來很多篇好文章，明後天你就會看見哩。」因就對案工作，余口唱而何書之，天明始罷。自此日起，至軍務院撤消，半年之間，每日僅伏案睡眠片刻，蟣虱滿衣，目如爛桃。因蔡命譯之電，觸類思及護國之文件，得有足以糾正繆誤者四事：

雲南起義史實正誤之餘

雲南起義史實正誤之餘

(一) 蔡公命譯之電計四件，內三件爲致四川劉籍之(存厚)，雷時若(懿)，及廣西某統兵官(忘兵名矣)者，大意均言：「各地反袁日甚，今日劉君，諸已準備，請密告同志設法，共襄義舉」。其一電則致香港某日人轉新會者，略謂「到滇得知近情，多逾始願，先遣部隊已達滇東」；并有「別將三載，滇人樸誠之風，依然如昔」之語。假令唐意未定，至少必須作一翻說客功夫，則蔡致外間電文，縱不詳言如何進言，亦當略謂迭與詳談，現已決定，方合實際情景。按蔡之電稿，雖均自存未留於滇，而當時各報紀載，及松坡軍中遺墨，暨新會致滇中將領及蔡唐書札(此項文件，瀚曾選鈔，容當檢點付印)。(無論如何歪曲，俱不能尋出蔡到昆時滇尚游移，及曾勸說之語氣。此類文字上之閒隙，明眼人苟一研索，即可洞若觀火。且此何等事，縱令舌勝蘇張，亦難於兩三日間，使人變計改圖，理至淺也。

(二) 起義後十餘日，唐致新會第一書云：「袁氏叛國，自取滅亡，先生迭進忠言，曾不覺悟，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旨，彌用堅決……松坡不日出川，凡諸軍師之謀，與夫地方之事，責在同人；惟大計所關，不能不仰望於先生……甚盼速駕來滇」(見首義文牘)。按書札體例，大抵尊頌他人，卑謙自牧；假使蔡到始行決策，則至少亦須對於蔡述梁旨之下，多說幾句欽佩折服之語；解釋前此異趣之故。今只淡淡着此「彌用堅決」四字，且其詞意明謂前此已有反袁計劃，蔡等到後。不過就原來擬定計劃，再加堅決，并非新有創立；與事實本是前後一貫。是於示謙之中，愈可見其早有同心矣！

(三) 十二月廿三日致袁氏之漾電，及廿五日致各省宣佈獨立之有電，暨討袁檄文，并致各國通牒，各公使領事之照會等；均係新會在外撰就，交蔡帶滇發表者。(檄文後

雖由任志清先生另作，但梁曾先撰有一稿。假使事前不知滇已決心，何肯作此虛耗精神預支心血之事？

（四）漾有兩電署名，均爲唐繼堯任可澄。按任志老時爲雲南民政首長，倘執「當王者貴」及「文證最確」之論，則此役大名，儘可冠以「唐任」，而令人難以攻破。乃滇人感念蔡公之功，非惟不曰「唐任」且於「蔡唐」名次先後，亦從未斤斤計較，崇實好讓，公心若揭。夫置現存可取之名而不爭，雖少委屈志老，益足以見滇人對於蔡公，只有抬高不忍貶損之至誠。觀此，則滇人糾正史實之態度，愈足信其公平正確矣。

語曰：「烈士徇名」，去歲拙作，既於友道功名，深致難全之憾；而每念及茲事，竊以爲坦懷善處沖淡可風，則莫如上述之任志清先生。夫此役以軍事重，卽志老亦雅不願廁身蔡唐之間。然當玄黃之際，則奉政權歸諸唐公；以開府之尊，則忘勢位躬操筆札。（首義文牘所錄，大半出自公手）；寒夜昏燈，腕背幾脫，運籌決策，心血爲枯。今附此役以弋名者多矣；介推卽不言功，亦當還以應有地位；乃志老三十年來，從無一語一文，自暴其勞，而國人亦遂無齒及之者。此則鄙人於惋惜賢者之餘，復增一種感慨者也。

護國領袖民主精神之實地表現與滇省當時民心之自然反映

(三) 護國領袖民主精神之實地表現與滇省

當時民心之自然反映

護國一役，純為爭取民主而戰。起義討賊時之通電曰：「擁護民主共和，非將國體恢復不止」；撤消獨立時之宣言曰：「約法國會既復，不容假口妨礙統一」。言論事實，符合一致，故羣論之為「民主精神」。然天下惟至大至美之名，亦最易為人利用，甚且至於奪朱混紫，論定為難。此孟子所以興「不如無書」之嘆；而昔人為之有「真偽誰知」之詠也。又況「精神」二字，空洞無垠，攷之不真，每同泛設。雖然，天下最無憑之事件，仍自有最可靠之試驗，試驗為何？「人心之公」是也。彼蚩蚩者氓，雖無若何高深之言論，然能從所體認之事實，退而返諸本來之良知，無愛憎，無作用，苟就人民從違之態度，以測當時政象之良否？實較任何理論文字，尤為可信。夫護國爭取民主之精神，其表現於戰鬥者，既已略如上述，盡人而知之矣；至其表現於一般行事而為人民所感動悅服者，苟能窺其旨歸，愈可以供判斷之助。舉其大者約有二端：

(一) 當二十一日會議時，有主設元帥府以為總攬機關者；以跡近自尊示人不廣而罷。然統率不可無人。軍令尤貴劃一；乃議設都督府，總轄三個軍。關於編制號令及人事等均屬之。唐任都督兼第三軍軍長，蔡季分任第一二軍長。蔡力勸唐行使職權，勿稍客氣，免壞大事。唐則堅決反對，謂如必不得已，只宜以機關名義行之；至於人與人間，

必須一律平等。故對蔡李爲聘任，而來往文書用咨函。試觀各方刊布之當時文書，其稱謂語氣，曾有一件含有上下長屬之意味否？此真所謂平等也；然在軍制上則爲非牛非馬之組織，在軍略上尤犯號令不一之大忌。蓋一面既爲辦事必要，規定統系；一面又因朋友關係，不願實行。此種辦法，居然能成大事，求之中外，實未前聞。所以致此，實由各領袖間，均有互諒共濟之真誠，故形式上雖稍鬆弛，而實際仍能調劑彌縫，以此乃建例外之功也。和諧無我之民主精神，孰有逾於此者？

(二) 護國三軍之中，第一軍兵力最強，二軍次之，三軍則尙有待於募編。夫以自身精銳之部隊，屬諸他人，是非只知國家爲重，且泯人我之見者，曷克臻此？夷攷當時軍政要職，滇籍外籍，幾有平衡之觀：軍長之比爲二對一，其他文武長官，如戴戡（黔人其時黔省尙未響應）熊克武（川），韓鳳樓（豫），劉雲峯（直），方聲濤（閩），戢翼翹（直），成統（湘），但懋辛（川），何海清（湘），朱德（川），盛榮超（湘），馬爲麟（晉），吳和宣（皖），李友勛（川）陳廷策（黔），籍忠寅（直），王伯羣（黔），龔振鵬（粵），周官和（？）等達四十人。不甯惟是，唐公致梁新會電函，屢請代爲訪延全國各部門之人才，并曾指出溫宗堯湯覺頓等，若惟恐天下人之不至者。證諸起義時誓告國民之宣言，所謂「地無分南北，省無論甲乙，同此領土同是國民，惟當通力合作，決不參以地域觀念，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絕對消融」等語，不愧言行一致。是真能四海一家，而以全國才能爲用人對象者矣。立賢無方之民主風度，孰有逾於此者？

夫人心之公，與其徵之於言，勿甯徵之於事。「下令若流水」，與「嚴刑而不從」、感應之異，大可深思；彼民無聲無臭之向背取舍，誠政治家之試金石哉！是役以一隅

護國領袖民主精神之實地表現與滇省當時民心之自然反映

護國領袖民主精神之實地表現與滇省當時民心之自然反映

而抗全國；新會謂破歷史紀錄，掃境之餘，公私赤立，至於青年男子悉數從軍；學校善堂完全停辦；各縣槍械公叙，莫不提充軍用；增發富滇紙幣至千萬元。痛苦之深，不難想見，然而二迤之民，不令而從，當時不聞一事之撓，事後不聞一言之怨，（後因史實淆亂，有感慨而加唐以敗子之稱者，此蓋憤激之詞，非怨也。其於主持者之居心行事，度必有以觀其微焉。吾人就地方民情之反映，以觀上述之行事，愈信昔賢所謂「風行草偃」，真有必然之理；而護國民主精神之非託空談，民主意義之真正表現。愈可得一結論矣。

(四) 護國史實淆誤之另一原因

去歲護國紀念，不佞曾就此事傳訛之來源，及滄江（梁任公別號）誤會之顛末，根據事實，揭其底蘊。顧梁公文字魔力雖大，何以國人亦竟沿訛踵誤，信之不疑？則此中復有另一重要原因存焉，請試論之：

按袁氏初接漾電，即令統率辦事處拍致唐任兩公一電，略謂：「月初尙接投票贊成之電，何致忽有此舉？此必有人假名拍發。因反覆太甚，不便上呈，希望明白呈復」。及任命張子貞劉祖武爲將軍巡按使後，復有一如唐某已失自由，着即由該將軍巡按使，迅速遵令撲滅叛徒，撫定地方」。未幾真相漸播，難再掩飾，袁爲自身立場，鎮定人心起見，特布告全國，謂「唐係受蔡鍔禁制，非出本心」。此種政治手法，本甚尋常；然當時黃河長江兩流域之人，初則習知蔡之曾經督滇，聞其出走，方竊相猜測其必遊舊地；繼則唐任電到，有如霹靂，既不聞其素有反袁之意，又竊相私議以爲必與蔡氏有關。洎袁布告一出，以官方之消息，參諸日來之揣擬，兩相印證，愈自謂其所料不差。迨後「躬歷談」一類著作出版，以爲始終在事之人，所言又與平素感觀相符，遂益牢不可破。加以滇於事前，既確未嘗一露反狀，起義以後，復無詳述委曲之必要（且當時亦并不知外間已有成見），「躬歷談」出，雖欲辯正，又苦外地全無宣傳之可能。因此一誤再誤，遂致沿襲至今，情事湊合，良非偶然。此爲戊壬之間，余旅燕時，爲朝陽大學張君說護國始末，張於耳聆心審之後，自述時昔誤斷之故如此，非余憑空想像也。

中外政治內幕，往往表裏懸殊，以彼歐美人民政治經驗之豐富，尙多隔靴搔癢，何

護國史實淆誤之另一原因

況吾國人民政治情緒素極淡漠，新聞報導素不真確，以蒙翳之目，觀霧裏之花，安得不看朱成碧信假作真乎？

今者民智既進，新聞文化事業，均勝於昔，所望史家學人，本其客觀態度，就此搜各種材料，爬梳抉剔，務使本來面目，完全呈現，庶幾國民對於國事，又得進一步之了解，而所謂「民主政治」，亦有實現之望矣！

(五) 不值一辨之辨正

近年各方人士，因護國史實淆誤，羣起予以糾正，不佞亦從諸君子後，有所論列。其主要論題，大抵皆就唐公事前已具決心并有準備一點，根據事實，以駁所謂「被動」之誣。然雖證明唐公爲主動之領袖，而於蔡李兩公及各方首腦，仍作同樣之尊崇，未嘗稍有軒輊；雖以唐公爲總攬之人物，而於全體滇民及凡參加之同志，皆爲根本之推重，未嘗以一概全。此其態度，可云至公，而真理所示，是非亦漸明矣。竊謂是役真象，但能就所有紀載，參合發動事蹟暨地方情形，及諸公來滇合作始末，各軍出發攻戰日時，提要鉤元，鑑訛燭僞，便已探驪得珠，其餘悉屬枝節。乃昨有一少年忠厚之友，談及茲役，以唐公事前有無明白表示及部下屢催發動爲問，意若「出自部下脅迫」爲有因者，當即答以祕密準備有之，明白反對則無，并與蔡陸諸公相同，尙有著名勸進之舉。然正惟事前如此縝密，乃能成此奇功，君之所疑，適足見其堅決。倘如君意，不特義旗未舉，早遭覆滅；即使幸免，而以此等輕率淺露之人，負如是艱難險鉅之任，與老謀深算之袁世凱周旋，亦斷非其敵手，決無成事之理，故曰唐之特重處，正是此役得力處也。至於部下催促脅迫之說，無論如何烘染，亦不過謂所部慷慨陳詞，迄無明白表示或久始聽納爲止，夫既未至於「兵諫」，何從而來脅迫之名？即姑謂爲脅迫，歷史上面折廷諍。幾經頓挫而始見聽者多矣，事後論定，亦未嘗不以功歸之，爲其能從善且爲號令所從出也。甚至有心已謂然，故爲拒斥，旋如所言而以己意發之者；有明知忠讜，忍心戕害，以堅敵人之信者；昔人尙譽爲英雄作用，神妙兵機，此非本題要旨，可置勿論，但如唐更出

不值一辨之辨正

不值一辨之辨正

此，又將何以置之？因此憶及旅居北平時，有一友人詢及唐在滇中，所用枕墊皆係黃緞繡龍，謂有帝王思想。余告以事誠有之，但所用皆就近購諸安南，而安南之工人，帝王思想特重，竟以龍爲一切雕刻繪繡之主要圖案，其繡龍也，不特五爪齊張，且復以棉襖托龍身，使之凸出生動儼如真龍，清宮繡龍之品，不及遠甚，惟北海之九龍壁爲西洋人所贊羨者，差可仿佛一二云云，友人爲之噴飯。此與上述少年所疑，一則昧於當地之風土，一則疎於人世之閱歷（以其年少，不忍與作諧談，故從正面立論殊覺無味）皆本不值一辨，惟既有此一番議論，自難保無同樣忠厚之人，故亦不避淺薄無聊之謂，述其談話如此。

(六) 護國重要文電之作者 (護國史話)

通電宣言徵文、及諸論事文書、介乎公牘及議彼文之間；其作法貴乎切中事情、詞理兼到、方能合分際而有分量、且須顧及羣衆心理、不可徒逞雄鋒、此六體要也。民初此類文字、以饒宓僧爲黃陂所作通電、最博時譽；實則如黃陂爲「墮淵之花」是、終覺詞勝於理、就此道言、實非本色。護國初起作品、如漾有兩電及致各國通牒及各公使領事照會等、均係新會在外預撰、交由蔡公帶演發表。徵文有「天禍中國實生妖孽」一篇、爲任志清先生手筆；「蓋聞輔世之德篤於忠貞」一篇、則由李公協和交來、聞係李懷霜君所撰、未知然否？此後羽檄紛馳、日以十數篇計、而志老所作特多、由公舉次之。新會兩電之成爲歷史文獻無論矣、當時膾炙人口、遐邇傳誦者、如任撰徵文之「對內國人民則謂外議之一致、於外交方面復假民意以相欺」、及「無信不立、甯得爾人、食言而肥、何以爲國」、暨「謂不殺于謙則此舉無名、謂苟無曹瞞則幾人稱帝」。由撰上中山先生書之「長沙子弟雖仗劍以先來、檀水師干實孤注之一擲」、及爲義聲報集句聯語之「有風來自西南是築義所生者、何物敢竊神器當折筮以答之」。皆可稱爲詞理兼到、情文並茂之作。又蔡公文電、除自撰外、均出李公梓暢之手、其識議明通筆鋒犀利、亦足與任由二公、上下頡頏。夫以文感人、其效已淺、故必名正而後言順；非純恃筆陣、便可橫掃千軍也。惟若事本正大足資號召、或介在兩可有賴昭宣、而遣詞不能得體、言行不相配合、則害乃立見。此際辭令、最關緊要、故言之當否？雖不能將曲作直、而可以變利爲害、武侯之表奏條教、宣公之興元詔書、皆

護國重要文電之作者

護國重要文電之作者

能以誠懇切當之詞，助成其行事感人之效，史籍所載，由來尙矣。護國成功之由，端在名正師直，而一時文告之美，所以震盪人心激厲士氣，有裨於斯役者，正自不淺，此則無能否認者也。

(七) 邵陽決定出京之一夜 (護國史話二)

民二秋冬，蔡公在滇督任，項城與蔡文電往來頗勤，一次來電略謂熊閣終不能久，願以總理相期，囑卽薦人代繼滇督；并向梁任公蹇季常等示意。蔡受其給，保唐公繼其本任，當時曾因此事，與黔督唐公電商多次，余時在黔幕府，故知其詳。既已得請，遂離滇北上，到京相晤之初，項城推許備至，呼以「松坡」。搜宅事作，呼之爲「愆」，蔡謂所親曰：「愆者、殆云我已知你心也」。勸進之際，呼以「先生」，蔡又曰：「呼我先生者，欲我先死也」。一夕在宅，與梁任公戴循若徐佛蘇(或王伯羣)作方城戲，蔡牌先成，聽六九萬、將牌反仆，某公初打六萬，弗覺；戴旋打九萬，蔡反其牌。戴性燥急，乃直呼曰：「松坡你這是幹那樣」？餘人共相詫怪，蔡亦旋悟，長嘆一聲，爲之罷局。於是任公負手繞行室中者甚久，鑿鑿謂察曰：「這非從速解決不可，否則生命也要成問題」。因共決定出走之策，而蔡遂於數日後，乘哈漢章母壽，冠蓋羣集。鷹犬易忽之日，以小鳳仙爲護符，而獨身脫走天津矣。以後掀天大波，皆從此起。此段故事，昔嘗得之戴公口述，繪聲繪影，情事宛然，幾可作小說讀也。

軍務院撫軍長軍政府總裁副元帥會澤唐公莫廣傳略

(八) 軍務院撫軍長軍政府總裁副元帥會澤

唐公莫廣傳畧 (廿五年代各界擬)

會澤唐公既歿之十年，滇人士始自羅馬鑄公銅像，歸而樹於省垣西郊之大觀公園，從民意也。工未竟，部民爭來瞻拜，有感激至泣下者；蓋公主滇政十五年，數以一隅舉大事，滇民誠不勝其竭蹶之勞，而二十餘年來，滇於國事危疑之際，始終能主持正義，捍衛國家，何莫非公訓導涵育之賜？從知古今賢哲之福國利民，固不可淺測一時，而其至者，且愈久而彌光也。爰最敍崖略，刻石像側，以告觀者。公諱繼堯，字莫廣，會澤名族，累葉皆以孝弟科名爲鄉里重，而先世兩代撫孤，稱雙節焉。生而儻負大志，意氣出儕輩，年十五，補諸生，卽東赴日本習陸軍於振武，轉金澤聯隊及士官畢業，迂迴遼東，周覽關塞形勢而歸。歷充滇督練公所參謀處提調，七十四標一營營帶，十九鎮正參謀官，講武堂教官監督等職。與協統蔡公鋤，暨同僚李公根源羅公佩金輩，時以革命之義勵其曹；有經畫，輒以公小西門私邸爲會所。迨辛亥八月，武昌首義事聞，遂與諸同志亟謀響應，於九月九日舉兵，公率部由東門入攻督署，清吏走匿，日中而事定。於五華山建都督府置軍政軍務參謀三部，推公爲軍政參謀兩部次長，兼講武學校總辦。時清軍攻鄂不已滇議出師，公膺命爲北伐軍總司令，師行在途，黔代表周沆戴戡，以匪難來乞師，爲順道平其亂，黔人慮大難初平，多伏莽，合懇公爲貴州都督，資鎮懾，力辭不獲，勉爲暫留。會清帝遜位，北伐軍皆停駐地待命，民國政府成立南京，黔各界復籲

請加任命焉。督黔二載，凡善後緝匪清鄉察吏諸政無不舉，而松銅威水邊義黎平古州諸叛亂，尤能出其武略，悉予蕩平，迅以功授勳二位陸軍上將。二年冬奉命移督雲南，黔人感公威德，特建生祠，祀之至今。公之督滇也，自以父母邦，益勵精，未入境，已選員四出，察民疾苦，為施政地；故所舉措，咸切中利弊。三年，授開武將軍，兼雲南巡按使，公於是默燭幾微，始廣軍備，而尤孜孜於將才之養成。四年秋，籌安會假討論國體，陰圖僭竊，公夙知大總統袁世凱覬覦非常，國將有變，益整軍實，儲餽糈，以為之備，願以袁氏偵察嚴密，且派專使何華至滇，藉授助事，密伺動靜，不得不外示委蛇。既而十九省之勸進僞電至，乃密召將領，三度集議於混成團本部，詰以事變之由，與軍人衛國之義，皆憤激願從公為國效死，議決飭由各部緝密準備以待。更編三梯團，令鄧秦中、楊秦兩支隊，以剿匪名義，先行陸續赴川邊；遣呂天民劉曉嵐等多人往各省及海外接洽；并召黔軍王文華部參謀長李雁賓來滇，面授機宜；此皆十月及十一月上旬事，厥後第一軍得於獨立未久即克敘府，遂收軍事先發之效。泊十一月下旬，得李公烈鈞偕方聲濤熊克武諸君由海外抵香港訊，公亟命介弟繼虞躬往密約入省，而蔡公鏞戴公戡亦踵至，公復命介弟往迎，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同車至省。二十二日公集軍政長官三十八人，盟於軍署禮堂，議定翌日電請袁氏撤銷帝制，懲辦禍首，逾時無復，乃於二十五日通電宣告獨立，召明民大會，宣佈義舉，歡聲雷動。及今思之，事本至危，而上下奮興，若惟恐發之不速者，宜蔡公有詳察情狀，多踰始願之言也。是日改組軍政府，公首推蔡公為都督，自請率師出征，蔡公以公治滇久，非公統籌莫能濟，于是公乃通告中外，申明約束，編組護國三軍，聘蔡公為第一軍長，率之出川，李公為第二軍長

軍務院撫軍長軍政府總裁副元帥會澤唐公斐慶德略

軍務院撫軍長軍政府總裁副元帥會澤唐公莫廢傳略

率之出桂；公自率第三軍爲後勁；而命韓鳳樓，趙錫奇率先遣隊會黔軍入湘；別編挺進軍，命黃毓成率赴湘桂邊境，相機進薄，期以三路會師武漢。兵與匝月，所至風靡，第一軍既克攸瀘向重慶，二三軍亦深入湘桂，敵偵省內空虛，潛師襲境，公從容指揮應戰，開廣臨蒙元武等處之敵；以次削平。兵機日利，湘桂浙諸省相繼響應，四川將軍陳宦，廣東將軍龍濟光，胥袁心復，亦與之絕。袁知大勢已窮，乃撤銷洪憲帝號，以爲戀棧緩衝計，時有議仍其大總統職位者，公力持不可，因聯起義各省，依法戴黎公元洪爲大總統，未就職前，設軍務院於廣州，代行元首職權，并設撫軍長，分治政務。公被推爲撫軍長，及袁死黎繼，國會重開，遂即撤廢，還政中央。政府以共和再造，公功最高，特晉勳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寶光大綬嘉禾章，經國會一致通過，以雲南首義日爲國慶紀念。當是時，公各震天下，國有大政，靡不取決於公，文電信使，日屬於道，公益淬厲、委身報國。六年夏、府院交惡，內閣專恣，督軍團附之，兵備京師，國會再解散，公以壞法亂紀，國將不國，於是有靖國之役，時滇軍在外者，南達桂粵，西及秦隴，乃推公爲滇川黔桂湘鄂陝豫靖國聯軍總司令，而國會復開非常會議於廣州，舉孫公中山爲大元帥公爲元帥。公以軍府事請孫公主持，而躬自督師，出駐畢節，進至重慶，召集各省軍將領會議，將由鄂陝分路北進。會廣州軍政府改設總裁七人主政，公復當選總裁，兼參謀部長，以方在軍，各遣專員代行。八年春，南京政府代表，開和議於上海，公力主恢復約法，取消參戰借款，及中日協定條件，議久未決；軍政府諸公，頗欲遷就和議，而北方則以滇川黔三省巡閱使并遙領參謀總長唐公，公嘆曰：「昔袁氏浼外使以親王重金餌我，猶不肯義始而利終，奈何師其故智哉！」持初議不少動。軍府旋改組，公與

孫公中山伍公廷芳唐公紹儀等，復謀開國會於重慶，事雖不果，然法統卒以重光，軍閥因之斂迹，公之力也。和議既停，蜀事日棘，駐川滇軍，久戍思歸，軍長顧品珍，率部退屯畢節，公遣使慰勞，改任顧爲東北邊防督辦，屬先歸省商大計，所部移駐昭通。九年冬，東防軍復西上，前部至楊林，公不忍內闕爲民禍，亟命省軍移南防，而自通電解職，乘車道越南赴香港，省中各界，聞其已行，舉代表追餞之於河口，公至廣州，卽出席軍政府政務會議，提請任顧爲滇軍總司令。居香港一年，以夙爲老同盟會員，孫公傾心倚重，往還無虛日，嘗謂公曰：「吾老矣！惟公能承吾志者」。公亦自奮，思戮力中原，而滇民旣一再籲請返旆，南甯柳州之駐軍，復以爲非公主滇政，國事且無所措手，遂於十一年二月，擁公還滇復政。公自再任滇事，目擊國內軍權積重，民困日深，通電重申前此廢督裁兵推行民治之旨，改組省政府，一意修明內政。孫公以公繫全國物望，開會推公爲副元帥，俄而北方賄選總統，物議騷然，公不得已，復有建國之役，師達南甯，而上海沙基慘案迭起，遂以禦外爲重，遽命旋師。十五年春，諸軍次第歸，乃召軍政長官，迭開會議，以爲整軍禦侮計。翌年二月，各軍請采委員合議制，以革新省政，并推公爲省政府總裁，綜攬政綱，公慨然允行。公自學成歸國，盡瘁國事者垂二十年，至是肝胃疾并作，偃臥兼旬，竟於五月廿三日，薨於省第，距生於清光緒九年七月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五。滇父老於公生前，景仰勳烈，旣立銅標，以紀厥功，復於歿後，感公成業之偉，遺愛之深，謹共醞金造像，使民瞻仰，永資紀念。今銅象已成，揭幕有期，嶽峨雄姿，萬衆頂禮，英風浩氣，不異當年，特書其祖國是及滇民之大者，勒之貞珉，用垂久遠。至若世系撰著，并詳家乘，不具錄。

軍務院撫軍長軍政府總裁副元帥會澤唐公葵廡傳略

擬請恢復雲南擁護共和紀念日呈行政院代電

(九) 擬請恢復雲南擁護共和紀念日呈行政院

院代電

(卅三年代滇省府擬)

重慶行政院鈞鑒：案准本省臨時參議會咨開：查每年十二月廿五日，為滇省擁護共和起義紀念日，行之有年，乃近歲以來，竟將此紀念日，與肇和兵艦起義紀念日合併舉行。全滇人士，聞之深為詫異，敵會代表民意，竊慮本省犧牲無數頭顱，耗費無數金錢，僅僅獲得之最光榮紀念日，一旦抹殺，不但滇人失望，全國革命志士，亦將惋惜不置。爰電國民參政會，請求主張正義，仍舊保留此國定紀念日，以資激勵。除拍發外，相應抄電咨請貴府，轉電國府行政院查照辦理等由。查雲南首義紀念，歷經國會議決，及政府前後明令，定為國家紀念日，全國遵奉舉行，已達二十八屆。今與肇和紀念，附帶舉行，雖曰合併，實等撤銷。竊維護國戰役事蹟之壯烈，早已載諸國史，公諸全民，無庸再事縷述；茲僅就其與肇和異同之點，撮要陳之：謹按肇和舉義之日，滇以剿匪為名，業已先期出師，及至到達川邊，遂以擁護共和之旨，揭藁大義，通電討賊，所爭惟在國體，非對袁氏個人而戰，是起義性質，與時間差別，固已顯然不同。苟無是役，將恐廿一條之不足，必至於稱藩納土，豈特本黨艱難締造之共和國體，為彼斷送無餘；且恐國父手定之建國大綱，亦將無由實現。惟其關係為整個國家之存亡，故國人論之為再造共和，垂三十年而無異議，是其成功之偉，與影響之鉅，更難同日而語。倘竟合併，則名之不存，實必隨滅，其何以對無數成仁之先烈？更可以貫澈我政府普勸忠義，獎功

教戰之苦心？又况多年沿用之教科書，與通行辭典之大事表，均已大書特書，甚至歐美之世界年鑑。亦嘗加以采錄，足見此役之在本國，已成歷史之常識，在世界亦為公認之大事。無論輕重倒置，即於中外觀聽，亦多影響。伏念肇和護國兩役，同為革命歷程，同是有功黨國，際此國難方殷，奚忍是丹非素？即謂各有價值，亦當分別舉行。去歲紀念之日，各界一致決議，請由黨部電懇保留。今又紀念期近，准省參會咨請前來，用特電陳，敬祈俯察歷年成案，通令全國，仍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雲南首義紀念日，照舊舉行慶祝，俾存史實，而符憲典，無任翹企待命之至！雲南省政府叩成借印。

擬請恢復雲南擁護共和紀念日呈行政院代電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九屆紀念大會報告

(十)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第廿九屆紀念大會報告

會報告詞

(三十二年代各界擬)

各位先生各位來賓！

今天是廿九年前，雲南全省軍民，爲了袁世凱叛國稱帝，起兵討伐，爭回民主共和的日子。承得各界人士一致參加，并承各友邦貴賓，惠然光臨，尤其引爲莫大榮幸；特將此事經過及其關係，簡單報告一下：

中國是一個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的國家，清末環球交通，國父孫中山先生順應世界潮流，倡導革命，辛苦奮鬥了四十多年。經過若干次的流血，才於辛亥年的秋天，由武昌起義到全國響應，把滿清帝國推翻，建立了中華民國。不幸到了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大總統袁世凱公然背叛約法，假造人民投票，舉他做皇帝，宣布變更國體，要改中華民國爲中華帝國，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全國軍民見此情形，雖然萬分憤恨，但因袁逆蓄謀已久，屢次用兵消滅民黨份子，換用私人，以致各省文武大吏，幾乎全是他的心腹爪牙，所以沒有一個地方，敢於首先發難。這時雲南將軍唐繼堯，痛惜革命成果，將被摧毀，正義良心，無可旁貸，於是不顧兵燹財細的危險，不受親王爵祿的誘惑，屢與將領密議討伐。復得蔡錕李烈鈞程潛戴戡熊克武方聲濤等各方同志來滇相助，遂於這一年的十二月廿五日，召開民衆大會，宣佈起義，通電聲明宗旨，只在擁護共和，恢復國體。組織護國三軍，推蔡氏爲第一軍軍長，統率三個梯團，分出敝府瀘州；李氏爲第二軍

軍長，統率兩梯團，出桂以取湘粵；唐氏兼任第三軍長鎮滇待機，以爲各方援應。經過三個多月苦戰，第一軍迭克敘瀘江安綦江進迫重慶，第二軍亦深入粵桂兩省；第三軍復將袁逆所派入滇擾亂的隊伍，迎頭剿平。於是長江各省紛紛響應，袁軍請求停戰，至六月六日，袁逆羞憤而死，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恢復了元年的約法。擁護國體之目的既達，遂即通電罷兵。旋經國會議決以此役再造共和，關係整個國家的存亡。咨由政府迭發明令，定爲國家紀念日；前年曾經奉令併入肇和紀念日舉行，迭經本省政府及議會黨部去電懇請，昨已奉令准予恢復。這是雲南起義大概和成立紀念慶典的經過。

依據上述；假使沒有辛亥革命，滿清帝制不倒，便無從產生民主的中國；沒有護國起義，民國必完全斷送於袁逆之手，便不會保持中國的民主。況且自經此役，使野心家知道以袁氏的大力，尙且不能勝過正義，無人敢再嘗試。換句話說，辛亥革命是開創了中國民主的規模，護國首義是奠定了中國民主的基礎。當時雲南以一省的兵力，抵抗袁氏卅多省的大軍，以向來受協的財力，供應全部戰場的兵費，青年男子完全從軍，學校善堂概行停辦，生命財產犧牲之大，直到後來經過二十多年的調整休養，元氣還沒有完全恢復。是故雲南之能忍痛負重，成此大功，固然是由唐蔡兩公領導之賢明，實在也是全體滇民整個意志之表現。此其原因，一爲滇民樸勇天性的生成，一爲國父革命精神的啓發，并非出於偶然的。

辛亥之重九光復，是護國的先聲；近八年來之貢獻人力物力對日抗戰，是護國的後勁。分開來看，則有所謂光復護國靖國抗戰的說法，合攏來看，便只是爲民主一貫努力而已。這是雲南首義，冒險成功的因素。

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二十九屆紀念大會報告

在世界民主國家形成聯合陣線，勝利在望的今天舉行護國慶典，因了時代的意義，
越更鼓舞起演民固有的精神齊向民主大道上邁進。

(七) 護國初期文電各種紀載每多岐異之

原因及其訂正 (護國史話)

雲南首義時所致各方文電，「會澤首義文牘」及「擁護共和始末記」等書所載，多與外間當時報章及「飲冰室文集」(據中華書局乙丑重編本)等書所載，岐異甚大，甚有整篇全異者。此其原因，實由初期諸文，皆由梁新會在外撰就，交由蔡公帶滇發表。梁於計算蔡到滇後，即先以所撰原文，在外先行揭登報章。殊蔡將稿帶到之後，迭經會盟諸人研審，或加以局部修改，或悉將全篇廢棄。一則照登梁氏初稿，一則根據實際之定稿，遂致有此差異。局外之人，無從知此底蘊，往往滋其疑惑。茲特逐件爲之分梳訂正如左：

(一) 梁氏預擬致袁勸告之稿，原爲兩件，第一件只請換發明誓撤消帝制，第二件始請懲辦禍首，乞以二十四小時答覆。滇省實際拍出者，係經公議交由任志清先生，將梁擬兩件合併爲一，故漾電前半係采梁擬第一件首段至「作僞心勞昭然共見」止，而將梁擬第二件刪改十數字外，全部併入以完成之，并將二十四小時改爲「乞於二十五日上午十點鐘以前賜答」讀者苟將「會澤文牘與「飲冰室文集」，兩相比勘，自見其迹。

(二) 有電改易不多，故差異較少。

(三) 梁氏預擬檄文，其首句爲「慨自晚清失政，國命隄危，末句爲「敢布復心，告諸天下」，雲南實際傳布者，首句爲「天禍中國實生妖孽」，末句爲「勿貽悔於他日，

護國初期文電各種紀載每多歧異之原因及其訂正(護國史話)

護國初期文電各種記載每多歧異之原因及其訂正

庶有感於斯文。」今以唐牘與梁集互對，全無一字相合，蓋一則梁氏預撰而未用，一則任志清先生另行撰寫實除發表者也。

按右述三文，皆護國重要文獻，乃竟差異若此，以致引起疑惑，影響及於事件之本身，斯誠無怪其然。夫新會當時因欲將雲南首義之事，急於發表，俾國人先覩為快，固出迅赴事機之熱誠，及其得見雲南改易之後，實際發出之件，不即聲明更正，亦或由於匆忙不及一時忽略，吾人均不忍以自信太强之號，加諸事繁任重者之身。獨怪其編定全集之時，亦復不顧事實，仍其原作，匪惟全不更正，抑並不加說明。主觀之強，至於如此。是彼所述護國之事蹟如「國體戰爭躬歷談」諸作，亦如上述文件之種種歧誤，無論其為知誤而不肯改，或雖誤而不自知，其可傳信之價值如何？有不待煩言而自明者矣！抑吾於此，有深感焉。夫以在事重要之人，躬自撰造之文，無時悠久輾轉傳錄之害，猶復譌誤若此；倘非說明，後人何從得知？任其紛歧，何以考信？護國去今匪遠，而真象已甚難明，頗聞當時檔案，什九散佚，是即立為蒐輯，已苦材料不全；而是役參與之人，存者已屬無多，及令不圖，恐並徵訪諮詢之補助，亦不可得矣！世事深知其失時坐誤而無可如何者，皆此類也。

附

錄

護國重要文獻備考

附錄
護國重要文獻備考

(一) 民國四年十月間上孫中山先生密派

唐李在滬接洽同志請示機宜書

中山先生道席：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荼毒人民我公以旋乾轉坤之手，建熙天
耀日之勳，革除專制，還我民權。方謂永享共和，與歐美各先進國齊驅並駕，胥世界於
文明。乃梟雄竊柄，大盜移國，會設籌安，欲行帝制，舉國靡靡，誰敢抗顏。繼堯自入
同盟會以來。受我公革命之訓導，義不苟同，秣馬厲兵，待機報國。雲南全省人民，
亦復義憤填膺，誓不與此賊共視息。然而雲南地瘠民貧，兵單餉絀。長沙子弟，雖仗劍
以先來；澶水師干，等孤注之一擲。所幸四方豪傑，具有同心。茲特密派唐萍麇李伯英
二人，代表駐滬，祕與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或冀將伯之援，或爲鼓鐘之應，或拔戟
以共鋤渠魁，或解囊而樂輸義粟。竊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羣山之皆應；執言仗義，重
九鼎以何殊。一切機宜，祈予隨時指示，得有遵循。總期早除袁氏之大慙，復我民族之
自由，馬首是瞻，共成義舉，驥尾竊附，佇聽佳音！謹上燕函，諸希
鑒。

唐繼堯頓首

民國四年十月間上孫中山先生密派唐李在滬接洽同志請示機宜書

同時致陳英士先生密囑唐李晉謁請示機宜書

(二) 同時致陳英士先生密囑唐李晉謁請示
機宜書

英士仁兄先生偉鑒：夙仰 英風，每深勞結。人自滬來，詢悉坐鎮海疆，榮問益豐，竊慰所懷。吾國不幸，梟雄竊國，袁世凱闇奸民意，亟欲稱尊，舉國上下，多數苟安，大有淪胥以靡之勢。繼堯激於忠憤，義不苟同，誓拚一切犧牲，與彼周旋到底。所幸雲南民衆，既愛國情殷，四方豪傑，亦同心早契。我兄革命元勳，黨中俊傑，以砥柱中流之身，居綰轂四通之地，諒不忍以艱難締造之民國，斷送于權奸之手。已密囑駐滬代表唐萍廣李伯英隨時晉謁請示機宜，伏冀推同盟之舊誼，錫以南針，奉革命之熱誠，助之鼎力。臨風翹首，無任傾心！敬頌 勛祺，諸希亮鑒

唐堯堯鞠躬上

按右錄兩書，均係起義前所發。原擬密派唐萍廣前赴滬滬一帶，訪迎蔡李之便，就商李君，相機與各方接洽。（時李已先奉派在滬）嗣唐因羈職事未行，乃將此兩書寄由李君分謁面致。

(三) 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二夜歃血會盟

之誓詞

護護共合	吾輩之責	興師起義	誓滅國賊
成敗利鈍	與同休戚	萬苦千辛	捨命不渝
凡我同人	堅持定力	有渝此盟	神明共殛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歃血會盟之誓詞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銜致袁世凱請其撤銷帝制之漾電

(四)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銜致袁

世凱請其撤銷帝制之漾電

北京大總統鈞鑒：自國體問題發生，羣情惶駭，重以列強干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誰實召戎，致此奇尋，外侮之來，責有所歸，乃聞頃猶籌備大典，日不暇給，內拂輿情，外貽口實，禍機所醞，良可寒心！竊維我大總統兩次即位宣，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億兆銘心，萬邦傾耳。記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無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綱紀不張，本實先撥，以此圖治，非所致聞，計自停止國會改建約法以來大權集於一人，凡百設施，無不如意，以改良政治鞏固國基，草率風行，何懼不給，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圖變更國體？比者代表議決，吏民勸進，推戴之誠，雖如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作僞心勞，昭然共見，故全國人民，痛心切齒，皆謂變更國體之原動力實發自京師，其首禍之人皆大總統之股肱心膂，蓋楊度等六人所倡之籌安會運動於前，而段芝貴等所發各省之通電，促成於繼，大總統知而不罪，民惑實滋。查三年四月一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瀾言，紊亂國憲者，即照內亂罪軍嚴懲辦等語，楊度等之公然集會朱啓鈴等之祕密電商，皆爲內亂重要罪犯，證據鑿然，應請大總統查照前項申令，立將楊度，嚴復，劉師培、李慶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鈴，周自齊，梁士詒，張

鎮芳，雷震春，袁乃寬等，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渙發明誓，擁護共和，則大總統守法之誠庶可爲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國本可稍矣。堯等夙蒙愛待，忝列司存，既懷同舟共濟之誠，復念愛人以德之意，用敢披瀝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總統改過不吝，轉危爲安，民國前途，實爲幸甚，再者，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實據，萬難鎮勸。以上所請，乞於二十四日上午十時賜答，臨電涕泣，不知所云，謹率三軍翹企待命。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唐繼堯雲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樣印。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銜致袁世凱請其撤銷帝制之樣電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照錄前電通告前國對共同勸告之漾電

(五) 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三日照錄前電通

告請全國共同勸告之漾電

各省電局分送將軍都統巡按使護軍使並轉各鎮守使各師旅團長各道尹各法團報館均鑒，頃致中央漾電文曰，北京大總統鈞鑒，華密，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下語同前電）譚率三軍，翹企待命等語，竊以國勢致今，危于堯卯，非大總統即日取消帝制懲辦元兇、無以救亡，堯等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諸公手造民國，必不坐視淪胥，切盼一致進行，聯電勸告，如天之禍，或定傾危，敢掬血誠，九叩請命，唐繼堯任可澄蔡鴻劉顯世李烈鈞戴戡全叩梗印。

(六)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通告全國宣

布獨立請同申義舉之有電

天禍國家，元首謀逆，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爲帝制；召集外侮，警告頻來。干涉之形既成，保護之局將定。繼堯等忝列司存，與國休戚。不忍艱難締造之邦，從此淪胥；更懼繩繼神明之胄，夷爲皂圍。前日致電袁氏，勸戢野心，并請懲治罪魁，以謝天下。所有原電業經通告，想承鑒察。何圖彼昏，曾不悔禍，狡拒忠告，益煽逆謀。夫總統者，民國之總統也；凡百官守，皆民國之官守也；既爲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喪失總統之資格。繼堯等深受國恩，義不從賊，今已嚴指僞命，奠定滇黔諸地。即日宣布獨立，爲國嬰守，並檄四方，聲罪致討。露布之文，別電塵鑒；更有數言，涕泣以陳諸國人者：閭牆之禍，在家庭爲大變；革命之舉，在國家爲不祥。繼堯等夙愛和平，豈有樂於茲役？徒以袁氏內罔吾民，外欺列國，召茲干涉，既瀕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確保共和，則內安外攘，兩窮於術。繼堯等今與軍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國之祿事民國之事者，咸激發天良，申茲大義。若猶觀望，或持異同，則事勢所趨，亦略可預測。繼堯等志同填海，仇不戴天，力征經營，固非始願所在；以一敵八，實視衆志何如！台從若忍於旁觀，堯等亦何能相強？然使彼此相持，稍亘歲月，則鷸蚌之利，真歸於漁人；而萁豆之煎，空悲於鑿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堯等則與民國共死生，台從則猶對歧途而觀望；坐此徘徊，至於亡國，科其罪責，必有所歸矣！今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告全國宣布獨立請同申義舉之有電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告全國宣布獨立請同申義舉之有電

若同申義憤，相應鼓舞，所擁護者，爲固有之民國也；所驅逐者，爲叛國之一夫也。七，
粵不驚，天人同慶。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國覆宗，待舉足之輕重。敢布腹心，
惟圖利之。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蔡錫戴戡同叩有印

(七) 民國四年十二月廿六日護國軍政府

致各友邦之通牒

立國大地之上，莫不以確守公道，遵文明進化之軌，庶人民得各盡其良能，以維持人這，爲應盡之天職。故中外之交親，治人被與治者之互相提攜，一以誠實忠信爲基礎。慨自晚清失政，紀綱紊亂，我國民爰舉義師，組織民國政府。而袁世凱存覬覦總統之心，佯爲附和。當其受任之際，固曾向中華民國及各友邦兩次宣誓，矢忠民國，謹守約法，率履勿渝。乃口血未乾，而蔑誓違憲，曾不旋踵。然使專制之治，不致危及邦家，我國民固願忍受，以觀後效。而袁自就職總統，四年于茲，怙權恃勢，作福作威，以陰賊之方略，箝制輿論，以卑劣之手段，誅鋤異己，遂至方正不容於時，奸邪接踵以起。而袁又濫逞淫威，以誘脅我全體人民，使不得保其天良。考其政績，無非吸我民之膏血，以求遂其一己之野心，以致四海困窮，無所控愬，長此不變，則中華民國將不復有所謂人道。而袁氏之對於友邦，則又惟以欺詐爲能事，致令國家威信，因而掃地。內亂之起，岌岌不免，以爲我友邦憂。而袁猶不悛，蔑棄誓言，羣小盈廷，與之上下其手，遂乃假託民意，窺竊神器，內罔我民，外欺列國。良士忠告，充耳不聞，多方勸說，卒歸無效。我軍政府，視人道之滅絕見，國運之將亡，不禁惻然矜憫。彼袁氏者，既背口宣之誓言，復廢創制之約法，殃民禍國，罪通於天。我軍政府用是將帥三軍，申討逆賊，整兵肅甲，誓誅元兇，舉凡愛國之士，無分南北，不論文武，和緩急進，一致贊同，以布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護國軍政府致各友邦之通牒

義聲而張公道。夫中華民國業經各友邦正式承認，今軍政府既不得不執干戈以維持共和，深望各友邦憫其境遇，鑑其用心，而贊其義舉。茲特明白布告，凡各條約于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雲南軍政府起義討逆以前訂立者，概屬有效。所有各友邦人民之生命財產商業在軍政府領域以內者，本軍政府一律擔保，並謹守條約義務。自今以後，所有國際往來，即由本軍政府特派代表與各友邦公使領事直接交涉。本軍政府更昭告天地，自今伊始，願遵守文明進化之原則，以撫治此民，俾克享共和國真正幸福，而以忠信誠實為外交方針。庶幾邦交輯睦，永無違言。皇天后土，實共聞之。

(八)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佈全國

馳檄討袁之感電

嗚呼！天禍中國，實生妖孽，袁氏以子孫帝王之私，致億兆生靈之禍，怙終不返，頑諫無親，既自絕于國民，義不同其履戴，敢聲其罪，與衆討之：袁氏昔在清庭，久竊權位，不學無術，跋扈飛揚，凶德既已彰聞，朝端爲之側目。迨民軍首義之日及清帝遜位之時，袁氏兩端首鼠，百計媚狐，以孤兒寡婦爲大可欺，以天災人言爲不足畏。跡其舞弄神器，啤睨君親，固已路人知司馬之心，識者有沐猴之嘆。惟時我邦人諸友，念風雨之飄搖，懼民生之塗炭，永懷國難，力奠邦基；故續寧之役無功，而皖粵之師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驕盈，蹂躪人權，弁髦法令，國會加以解散，自治橫被摧殘，異己削跡於國中，大權獨操於一手。彼固曰是可以有爲矣，卒之無補時艱，不保中立，濟南自拓夫戰域，遼東復展其租期，甚至俯首爲城下之盟，被髮有陸沉之痛。嗚呼，我國民之恣辱含垢，爲己甚矣：袁氏之力圖滿雪，以求鞏稱，宣何如者？何圖異想忽開，野心愈肆，元首謀逆，帝制自爲，籌安會發生於前，請願團繼起於後。等袁章之金匱，假疆華之赤符，對國內人民，則謂外議之一致，於外交方面，復假民意以相欺，自奮獨夫之私，欲掩天下之目。嗚呼！永除專制，夫已氏之口血未乾，難拂民心，前清帝之詔書其在！無信不立，寧得謂人。食言而肥，何以爲國？因之外侮自召，警告頻來，干涉之局既成，保護之局將定。此時楊再思一日天子，寧復有人間羞恥之心？他日石敬瑭半壁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佈全國馳檄討袁之感電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佈全國勸諭袁之感電

河山，更安有吾民視息之所？與言及此，哀痛何云！夫總統一國之元首，中外所具瞻也，今袁氏躬為叛逆，自失元首之資格，斯其醜行涼德，固有無能為諱者。更舉其略，以告國人：南北和議初成，黨人歡迎南下，袁氏欲留無辭，乃煽動兵變，京津一帶，慘付劫燒，張家口兵變。首亂不過數人，而全軍咸遭坑殺，逞一己之淫威，輕萬衆之生命，是為不仁。黎副總費，一代元勳，功在民國，段陸軍總長，當世人傑，志尤忠純，皆袁氏股肱心行也，徒以反對帝制之故，積被猜疑，瀛台等羨里之囚，西山有雲夢之辱，近傳惡耗，未卜存亡，勒烏啄之凶殘，悲烏弓之俱盡，是謂不義。梁士論段芝貴張鎮芳袁乃寬，楊度，胡瑛，顧燏鵬，皆市井小人，頑鈍無恥，袁氏利其奔走，任以鷹犬之材，梁等遂竊威權，肆其狼狽之技，羣邪并進，一指當前，望夷之禍匪遙，輪台之悔何及，是謂不智。當和議初起，袁氏握清廷全權，每語人曰，吾誓不作總統，及叛逆已露，中外咸知，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則我必逃英倫。言猶在耳，今竟何如？是謂不信。辛王之際，義旅同興，爭冒死以圖功，動更舉國以相授，袁氏之有今日，伊誰之力？乃動於禪讓，橫肆誅夷。謂不殺於謙，則此學無名，謂苟無曹瞞，則幾人稱帝？功反為罪，生者之已冤，死而有知，地下之目豈瞑？是謂不讓。又若財權集于內府，計部徒建空名，大借款以鹽稅抵押，用途始終秘密，長途運鹽公司，獨占商利壟斷亦同登。袁乃寬梁士詒張鎮芳，袁氏之聚臣也，交通銀行，袁氏之外府也；甚至以一國之元首，而寄私財於他邦，騰笑外人，貽羞當世，其寡廉鮮恥有如此者。尤可異者：顯違親訓，視孔懷，乖戾已深，本實先撥。宮門喋血，患已伏於隱微，斗尺尋仇，禍恐烈於典午，彼宗且覆，吾國何存？哀我無告之人民，忍與昏暴而俱盡者哉：昔者董逃未唱，關東州郡同盟，莽

竊初成，兩鷄軍并起，今袁氏之罪，更浮於一凶，民國之危，尤甚於季漢。而且孫皓與下多忌，祖阨不仁，孟津之八百不期，牧野之三千愈奮，斯其時也。各省軍民長官，身爲共和官吏，實繫共和安危，必能揮士行之義旗，標英宏之大節，舉足輕重，立判存亡。其有海內願廚，先朝耆碩，在昔首陽貶節，原知心在國家，於今天盜潛移，况悲涼夙於刑律，刳地難除，感大樹之飄零，長城已壞。雖共憂患，請視韓彭，其必有倒戈以圖，奮袂而起者乎；自餘各界人士，雖未與人軍師之謀，應念興亡有責之義，則匹夫蹈海、義感邦君、小吏登壇、節厲羣后、于古有之、是所望也。堯等痛念阨危、誠發宵寐、力雖窮於填海、志不挫於移山。請負驚以先驅、冀鼓桴之相應、與摧公路之枯骨、走楊越之居戶、義聲播而黃河清、大施指而幽雲捲。然後保固有之民國、定再造之舊邦、解此倒懸、緝我華冒。天下自是定矣、諸公其有意乎！乃若覬延漏刻、眷戀窮城、等防後之稽誅、效蜚廉之死紂；則師直爲壯、助順者天、何枯朽之能支、將聲名之并裂、幸勿貽悔于他日、庶有感于斯文。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任可澄劉顯世戴戡暨軍政全體同叩感印。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佈全國馳檄討袁之感電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誓告全國申明護國宗旨書

(九)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誓告全國申明護

國宗旨書

全國同胞公鑒：袁爲不道，竊號自娛，言念國危，有如朝露。堯等不忍神明之冑，遞降興臺更懼文教之邦，永論浩劫；是用慮發，力任驅除。首事不過兼旬，風聲已播全國，具見時事之痛，悉本於人心，差幸疾風之節，猶光於天壤。惟是棟折，詎一木之能友？定傾抹危將羣材之是賴。堯等回天力弱，返日心長，不惜執挺撻伐之先，所冀鼓舞有聲援之助。乃如黨分洛蜀，疑有異同；地判越秦，不無歧視。或謂伯符有坐大江東之勢，抑恐敬業存覬覦金陵之心，凡此疑似之辭，慮不免于讒間之口，竊爲是懼。用敢披瀝肝胆謹布誓詞。以告國人，並自申警：【一】同人職責，惟在討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濟，舉凡建設之事，當讓賢能，以明初志，個人權利思想，悉予剷除。【二】地無分南北，省無論甲乙，同此領土，同是國民，惟當量材程功，通力合作，決不參與地域觀念，自啓紛裂，【三】倒袁救國，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張目，便當引爲同志。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當然消融絕無偏倚。【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國，已成五族公敵；萬衆一心，更無何等種族界限。茲四義者，誓當奉以周旋，苟此志之或渝，即明神所必殛，皇天后土，實式懇之！惟我邦人諸友，鑒此心期，或杖策以相從，亦劍履之遽及。其諸同仇可賦，必有四方豪傑之來；衆志成城，不墜二相共和之政。謹告。唐繼堯。蔡錫李烈鈞任可澄劉顯世戴戡全叩。

(十)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國護軍出師討袁

之檄文

維中華民國五年元月始旦，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檄曰：蓋聞輔世之德，篤于忠貞。長民之風，高於仁讓。使梟聲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兇姿，弄僭竊於高位。則我皇王孝孫，并世仁賢，誼承先烈，責護斯民，哀恫鬱紆成茲憤疾，大義敦救，誰能任之。國賊袁世凱，巖質曲材，賦性姦黠，少年放僻失養，正於童蒙；早歲狂遊習鷄鳴於燕市。積其鳴吠之長，遂入高門之竇。合肥小李驚其譎智，謂可任使稍加拂瀆，遂蒙茸澤起爲雄狐。不意其浮夫近能，淺人侈志，味道惜學，騁馳失軫，遂使顛覆東國覆公餗以招虎狼；狡詐與戎，缺金甌以羞諸夏。適清廷昏昧，致遁逃刑戮，猶復包藏穢毒，不知愧恥。殫其暮夜之勞，妄竊虎符之重。黃金橫帶，賣屏主于權門。黑水滔天，引強敵以自重。雖奸逆著明，清廷已知，猶潛伏戎羽，隱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漢之義如日中天，浩氣颯飛噴薄宇宙，風雲飄沛集與武漢之帥；士馬精妍遠響東南之鼓，造黃龍而會飲，納五族於共和。大勢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華，誕興賦子。春彼滿室，彈狼自庇，袁乃慶籍舊思，攀援時會，僞作忠良，牢籠將卒，脅逼孤寡，奪據朝權復僞和民聲，迷絜時賢，虛結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懼戎，過情獎許。維時南京渠帥，實亦谿達寡防，墮彼奸計，倒持太阿，寮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威勢益專，遂資跋扈，肆行兇忒，賄奔虺蜮，碁布陰謀，毒害勳良，搖惑衆志，造作威福，淆撼國基，背法畔民，破敗綱紀。癸丑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之檄文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之機文

之役，遂有討伐之師。天未悔禍，義聲失矣，曾不警省益復放橫，驕弄權威，脅肩廊廟。是以小人道長，凶德彙征，私託外援，濫賣國權，弑害民會，私更法制，縱兵市朝，威持衆論，布散金璧，誘導官邪，冀以積威積惡之餘，世風頹靡廉恥滅沒之後，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載以還天無常經，國無常法，民無定心，官無定制，丹素不終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驕兵，睚眦身途，貪官污吏，瀆亂朝野。以致庶政敗弛商工凋敝，猶復加抽房畝，朝夕斂征，假辭公債，比戶勒索，淫刑慘苛，民怨沸騰，兇餓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閉隱之會。四凶所不敢爲，湯武所不能宥者矣。維皇漢九有，奠安東陸，時流漂盪，越在邇邁，緬維祖德孰敢怠荒，復成邦家，義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爲公，志在匡時適惟共濟。袁乃睥睨神善，妄欲盜竊。內比姦邪，既多離德；外遂孱隕，甘爲犬豚；是以四郊多壘，弗知慚悚；海陸空虛，弗思整訓，材用匱竭，弗事勤來；健雄失養，弗興學藝；室如懸磬，野無青草；是以養寇外蒙，削國萬里；失馭東魯，屢墮崖疆；要約之興，復倉皇失措；輿壁唯命。遂使滿蒙多離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婦。抗我封疆，懣我心復。皇皇大邦，苟爲侮戮，日蹙百里，媚茲一人。此尤我俠士雄夫所腐目切齒驚懼憂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義惟精一在德則剛，制行爲純。故士不貳節，女不貳行。廉恥之失，謚曰賤淫。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自民族國家，威灼五陸，雄風所扇政驚其公，國競以羣，是以乾德精剛。宜充物里閭，洋溢衆庶。旁魄沅瀟，蔚爲駿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揚公尊國，所以高隆人格，發揚衆志。義至精而理至順。故雖舊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節。袁氏身奉先朝，職爲臣僕，華山歸放，僅及四紀。載瞻陵闕猶宜肅恭，故主猶存，天良安在。願

貌然以槽櫪餘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爲其可，是何異飾馬牛之骨，揚搜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汙乎當世，而今我名公先德爲其賤淫，白璧黃金遺其瑕穢。此猶我元戎巨帥良將勁卒碩士偉人所同羞憤深惡痛絕者不能曲爲之宥者也。彙此種種，袁氏之惡，實既上通於天，萬死不赦。軍府奉崇大義，慨念生民，謹託我黃祖威靈恭行天罰。輒宣茲義辭，告我衆士，招我同德。今將歷數其罪，我國民其悉心以聽：夫國爲重器，神嚴尊憚，覆載所同，建國之始，義當就職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顧影自慚，妄懷畏懼，陰縱部兵，稱變京邑，用以要嚇國人，遷就受職，使國權出於遙受，玩視國家尊嚴，其罪一也；活佛稱異，勢等毛羽，新國既成，鼓我朝銳，相機撻伐，舉足之勞，瞬將威伏。袁乃瞻顧私情，妄懷疑忌，全國請討置不聽從，遷延養敵，廢時失機，授他邦以踏隙，縱刃之間，失主權於外力糾紛之後，遂使蜿蜒巨幘，棄此南金，萬里邊城，躍馬可入，貽宗邦後顧之殷憂，損五族雄飛之資望，其罪二也；政體更新，盪滌瑕穢，私門政習，首宜改遷，故內閣部首，須獲議院同意，所以樹公政之礎明衆共之義。袁乃病其嚴責，陰圖放佚，於第一次內閣聯翩去職之後，盡登嬖寵，曠使軍警，圍逼議員，索責同意，用以示威國人，開武力政治之漸，使民意機關失其自由宣洩之用，其罪三也；國有大維，是曰法紀，信守不立，溢爲國疑，亂政亟行，於焉作俑，故侵敗法，爲世大詬。袁爲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幾，卽不依法定程序，濫用政府威權，翹殺建國勳人張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國憲隨以動搖，政本因而銷鑠，其罪四也；國憲之立，系以三權，共和之邦，主體在民，立法之府，誼尤尊顯，地方三級，制實虛冗。建國除穢，亦旣罷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復舊制，不俟公決，輒以令行，使議院立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之檄文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之檄文

法失其尊嚴，國權行使因以紊亂，其罪五也；財政負擔，直累民福，外債侵逼，尤傷國權，議案成立，特事嚴謹，衆院贊可，憲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約，斷淫鹽稅，換借外資二千五百萬鎊，國民害國，不經衆院，瞬息揮霍，不事報聞，蔑視通憲，爲逆己甚，其罪六也；國有元首，政俗式憑，行系國華，止爲巨範，袁乃知除異己，不自愛重，陰遣死士，狙殺國黨宋教仁，以元首資格，爲謀殺兇犯，既辱國體，且貽外譏，國家威嚴，因以掃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國，建礎爲公，民意所在，亦曰聖神，百爾職司，義宜退聽，國會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治歸明，不獲罔逞，乃私撥國帑，肥養爪牙，收買議員，籠絡政客，用以陷辱國會，迷奪衆情，使議政要區，化爲搗亂之場，法案遷延，藉作獨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選，國有常經，揖讓謳歌，盛德固爾，抑共和定疑，國憲崇廢，悉於是覘，世法凜凜，斯爲第一，袁於臨時任滿，正式更選之際，鄙夫患失，至兵圍國會，囚逼議員，使強選總統，以就已名，致元首尊官，成於劫奪，共和大憲，根本動搖，國是益以危疑，後進難乎爲繼，其罪九也；國民代表、職司立法、非還訴民意、毋得斷闕、袁於總統既獲、復慮旁掣、辜恩反噬、遽爲梟獍、乃假託危詞、羅吞立法、使建國黨獄、濫用行政權、私削議員資格、用以醜殺國會、併約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於孽子、其罪十也；國家組織、法系嚴明、苟非選民、焉事造法、袁于戕殺國會之後、妄以私意、召集官僚、開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冒稱民意、更改約法、摹擬君主、獨攬大概、使民國政制、蕩然無存、濫汗新邦、懸爲虛器、其罪十一也；民國肇造、本以圖存、時風所遷、民強則興、發揮羣能、騰達衆念、公私權利、宜獲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復盡滅各級地方議會、密布游

探、誣叛黨獄、良士俊民、任意捕殺、人民權利、全失保障、致羣黎股栗、海內寒心、毒吏得以橫行、民業日以凋瘵、民力壯盛、有若捕風國勢頽隕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國局始奠、海內虛耗、財用竭蹶、義宜根本整理、袁乃專事虛緣、日以借債政策、利誘他邦、爲私託外援之計、斷送利權、絕不顧惜、逐鹿爭臭、分集廟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橫斷鐵道、分許他人。惹起國交之猜嫌。增益宗邦之危難。其罪十三也；歐陸戰爭、義宜嚴守中立及時奮進。袁乃內驕外諛、折衝無狀既反覆狼狽。貽羞東魯。復徘徊雌伏。冀立要盟。失滿蒙礦權，至於九處，承他邦意旨，發布誓言，辱國辱民傾海不滌，其罪十四也；民族虎爭，領土強食，外債毒國，既若飲鴆，竭澤厲民，何異自殺，袁於歐戰既發，外賞猝斷，乃專事掎克，內爲惡稅房畝烟賭，一再搜括，復先後發行內國公債額逾萬萬，按省配攤，捐額求盈，小吏承旨，比戶勒索，等於罰鍰，致富戶驚逃，閭里嗟怨，國民信愛，斲喪無餘，神州陸沉，殷憂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貴有恆，縱博浪遊，諡曰敗子，盜賊充斥，此爲厲階，修改明刑，首宜致謹，袁乃縱容粵吏，復弛賭禁，使南疆富庶之區，負羣盜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惡相濟，清鄉勦殺，無時，今爲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離，久痼華族，張皇人道，僅獲禁約，奮厲闕絕，猶或已，改以福民懼不亟。袁乃飭其厚獲，倚以箕歛，寵登劣吏，設局專賣，重播官烟，飛揚淫毒，失信害民，辱國貽譏，其罪十七也；民權政治，積流成海，國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舊家，且凜茲盛誼，汲汲改進，華族後起，方發皇古訓，追蹤世法，斷脰流血，久而後得，大義既伸，逆則不忠，喬木既登，返則不智，袁乃身爲豪奴，叛國稱帝，禍謗飾非，焦然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氣橫溢，妖孽喪邦，甘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檄文

民國五年一月一日護國軍出師討袁檄文

爲監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聖學傳經，誼惟存誠，故忠信篤敬，保爲民彝，衍爲世德，袁乃機械變詐，崇事怪詭，貌爲恭謹，潛包禍謀，祕電飛詞轉與衆口，塗芻行鹿，指稱民意，欺世盜名，載鬼盈車，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義，全爲廢詞，民質國華盡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維我當世耆德，草野名賢，或手握兵符，風雲在抱；或權領方牧，虎步龍驤；或道繫鄉閭，鶴鳴鳳翔；緬矚理倫，橫流若此，起瞻國家，悲惘何如，凡屬衣冠之倫，幸及斯文未喪，等是邦家之主，胡堪義憤搗膺？譙彼昏逆，洵應髮指，修我矛戟，盡賦同仇。書到都府勳者，便合衆興師，郡邑子弟，各整戎馬，選爾車徒，同我六師，隨集義麾，共扶社稷，崑崙山下，誰非皇帝子孫？涿鹿中原，會洗蚩尤兵甲。軍府則總攝機宜，折衝外內，張皇國是，爲茲要約：日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國體，使帝制永不發生，義一；畫定中央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義二；建設名實相副之立憲政治，以適應世界大勢，義三；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團體上之資格，義四；建此四義，奉以綱維，普天率土，罔或貳忒。軍府則又爲軍中之約，曰：凡內外官吏粵若軍民，受事公朝，皆爲同德，義師所指，戮在一人，元惡既除，勿有所問。其有黨惡朋姦，甘爲逆羽，殺無赦。抗顏行，殺無赦。爲間牒，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於滿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士)
民國五年五月八日宣布軍務院成

立通告中外之庚電

北京各國公使各商準各國總領事安南香港澳門各總督大連關東都督各省將軍巡按使各法團各報館暨全國同胞公鑒：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一職，依法應由副總統黎公繼任，已由本軍政府宣言在案；但黎公今方陷在賊圍，未克躬職親務。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云：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院代行其職務。今大總統身猶蒙難，副總統職尙虛懸，國務院又非俟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而現在軍事正亟，既當求統一之方；且國運方新，尤宜作通籌之計。今由繼堯等往復電商，特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全國庶政。院置撫軍若干人，用合議制，裁決庶政。其對外交涉，對內命令，皆以本院名義行之；俟國務院成立時，本院即當裁撤。除將軍務院組織條例，另行公布外，特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梁啟超蔡鐸李烈鈞陳炳焜任可澄戴戡同叩庚印。

民國五年五月八日宣布軍務院成立通告中外之庚電

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宣布撤銷軍務院通告中外之寒電

(三) 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宣布撤銷軍

務院通告中外之寒電

(列銜同前)公鑒：帝制禍興，滇黔首義，公理所趨，輿論一致，桂粵浙秦湘蜀，相繼仗義。其時因戰禍遷延，未知所屆，獨立各省，前敵各軍，不可無統一機關，故暫設軍務院，爲對內對外之合議團體。其組織條例第十條規定：本院俟國務院依法成立時撤廢之等語，屢次宣言布告，一再聲明。今約法既復，國務總理既特任，雖閣員未經國會通過，然當國會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認，實爲約法所不禁。現國務院既依約法而成，與本院組織條例，所指正合；今大總統之依法繼任，既符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政府國會次第成立，尤爲全國人民心理所同愜。本軍務院謹依組織條例，於本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等名目，一併銷除。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爲此通告天下，咸使聞知。唐繼堯岑春煊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錕李烈鈞戴戡李鼎新羅佩金劉存厚同叩寒印。

跋

民國卅四年雲南首義紀念之前八日，護國史編纂委員會諸公，以本年適屆卅週，宜重其事，命由之瀚儘三日內，趕編護國簡史，言則萬餘爲度，將以印成所謂小冊子，爲是日散發之用。於是恩恩屬草，如期而成，乃以省政再度改組，刊布亦遂停頓。新雲南叢書社主者侯君曙蒼聞之，以棄置可惜，一再來商歸社印行。顧瀚簿領倉荒，卽實齋章氏所云排比纂輯之事，亦自審弗勝；而是冊以時間字數之踟躕，其爲鄙陋淺率，尤自知甚明。又其原旨，唯在衆噓廣及，根本卽非著述，何足溷於新叢書之林，爲諸專家玷？而侯君言不已，今終不能阻其印行而竟以之溷於叢書焉，則唯冀他日或隨護國史編纂會諸公，蒐討修葺，使稍詳備，庶幾補闕而彌憾，是所歧望者已！

敖子識

雲南護國簡史

跋

新雲南叢書之一

雲南護國簡史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著者 白之瀚

審訂者 由雲龍

主編 侯曙蒼

出版者 新雲南叢書社

昆明正義路五華坊十號

發行所 新雲南叢書社發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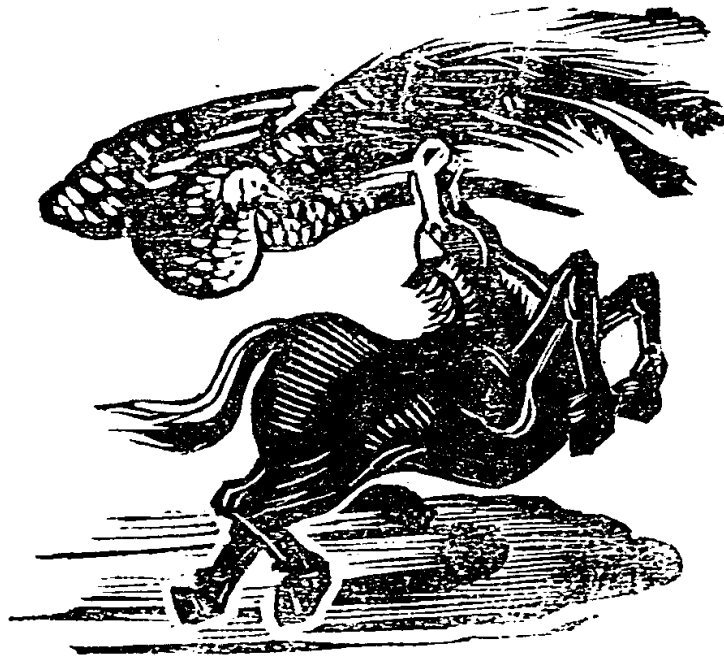
昆明正義路五華坊十號

印刷者 建興印刷局

廠址：昆明西郊瓦倉莊

接洽處：昆明正義路五華坊十號

24050



雲

3.22

幣捌百元